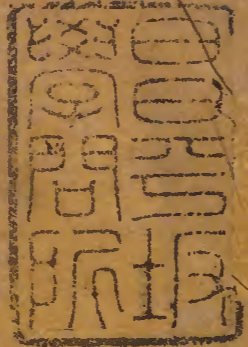


雍正上諭條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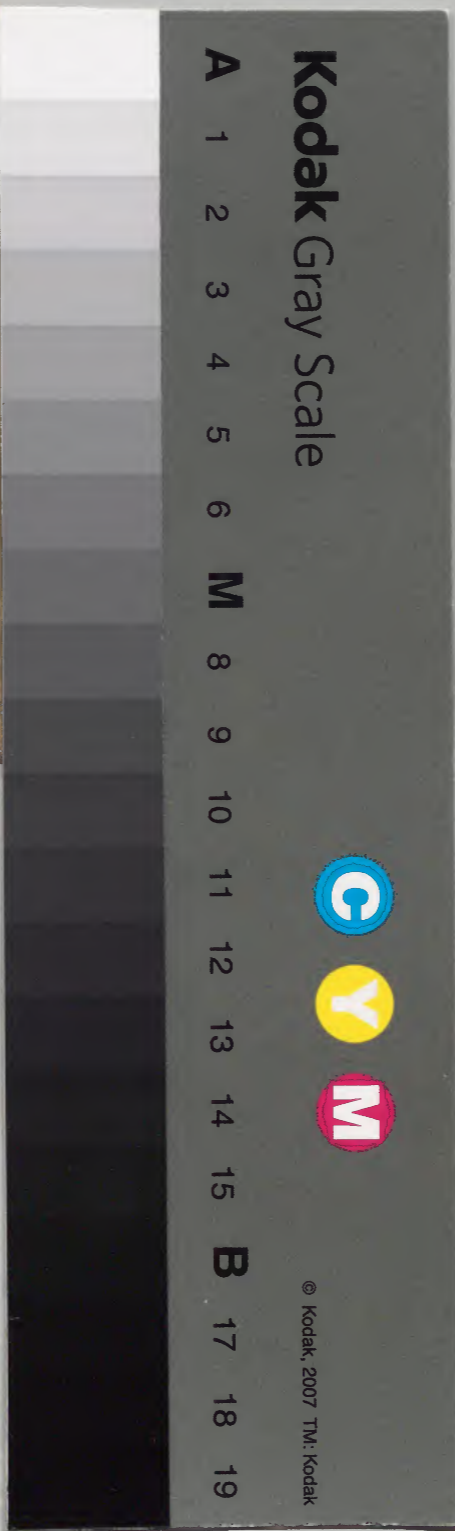
三年正月
同六月



		五	漢
		一	書
		三	門
二	四	八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八		五	漢
七		一	書
函	二	二	
	冊	三	號
二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123
冊數	24 (4)
函號	287 1F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雍正三年正月

上諭十一道

初十日

諭滿漢科道凡有關內外朝政吏治每人各條奏一摺
封固呈進若有奏二三事者一事用一摺限兩日內
彙齊繳上不可互相通知訪問亦不可商之親友各
據已見奏聞

二十二日奉

上諭蔡珽身為巡撫縱情任性將所屬知府蔣興仁威
逼自盡經年羹堯叅奏朕始知之降旨詰問若蔡珽
當時卽據實陳奏其罪猶輕乃蔡珽屢次朦混欺隱



罪實難追因交與塞爾圖查奏塞爾圖不無袒護蔡
珽之心然實情難掩隨將此事情節一一查出及塞
爾圖本到之後內閣應票擬嚴旨乃大學士等以蔡
珽已於開礦案內革職將此本票擬該部知道庇護
蔡珽之意顯然及刑部議罪時引律內增減緊關情
節朦朧奏在應斬非軍務錢糧酌情減等將蔡珽擬
以枷責具奏蔡珽曾為大吏有罪當置之於法枷責
殊失國體此不過巧為開釋之意國法所在恩威當
自朕出臣下以意為輕重徇情市德可乎後經刑部
將伊按律擬斬今奏稱蔡珽已經到京請旨監禁朕
思蔡珽所犯情實罪當但當日係年羹堯叅奏今若
將蔡珽置之於法人必以朕為聽年羹堯之言而殺
蔡珽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即
如岳周之罪本應即行正法因係年羹堯所叅故改
為監候再四川巡撫王景灝乃年羹堯所薦王景灝
在軍前辦事出力及來京陛見朕觀其才幹可用故
簡任巡撫今若因年羹堯之薦而擯棄之則非鼓勵
人材之道故試用之以觀其後效朕之存心大公至
正是非功罪權衡允當且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寧可
使人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用王景灝斷不可使人
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珽著將蔡珽從寬免罪
並將始末諭衆知之

又

置藩院邊關城門收稅雖關國用但祇令來往貿易商人納稅其請安進貢之蒙古等並無收稅之例今聞將伊等餘帶馬匹乘載口糧之車輛及買去之茶葉勒令停止私行收稅并索取零星物件又聞有奸惡商人希圖匿稅專僱蒙古車輛偷載商貨出入者甚多此皆守口旗員及收稅官不嚴束胥役之故也爾衙門可行文該管官員嚴行禁止

二十三日管理蒙古同知白石請將入官地畝照邊內例定爲三等起科每犁一具徵銀四兩二錢等語具奏奉

上諭每犁一具徵銀四兩二錢小民賣車與牛僅能交納不可催科太迫著同知白石到彼處斟酌如伊等情願卽照此徵收如不能卽減去二錢

二十四日

諭吏部年羹堯將驛傳道金南瑛等如許官員叅奏前來金南瑛係朕任用之人曾經揀選頭等朱軾保題在會考府行走怡親王亦曾奏薦並非無才之人年羹堯題叅甚屬錯誤金南瑛著仍留任去歲年羹堯來京陛見時朕將文武官員揀選多人今年羹堯帶往者因年羹堯辦理外省事務熟練令伊等隨往學習耳並非令其悉皆補用也且伊等歷俸甚淺亦未

至於卽用今年羹堯將金南瑛等叅奏揆其情狀特欲出缺用朕所命往之人此斷乎不可有違朕命往官員之本意著降旨年羹堯此次命往之人如有缺出不得卽行題補雖委署印務亦著請旨再行委署如此內有應卽用之人著密摺請旨又奏稱本內所叅官員俱係胡期恒詳揭等語胡期恒朕未識面此所叅官員朕亦未知其人除金南瑛外其餘官員著胡期恒帶領來京聲明情由具奏伊等員缺暫且不
必補人巡撫印務著彭振翼署理

又

諭理藩院達爾諾爾處打魚人等聚集至二三千人若

將伊等卽行逐去俱係無藉窮民雖回原籍亦未必安分爲生此皆扎薩克等希圖微利縱容積漸所致若不委一能員恐不能辦理馬爾薩現在開往者伊帶銀三千兩前去其有本商人能自回籍者著卽發回其無力回籍者酌量給與盤費所帶銀兩敷用則已倘不足用著將得木楚克等馬匹取用至得木楚克處朕另行給賞補償俾此等窮民亦感朕恩安居原籍改惡爲善著曉諭扎薩克等知之

二十五日吏部奏湖南山東學政員缺開列翰林等官請

旨奉

上諭從前各省學政與正副主考朕皆就其爲人謹慎者派往並未考試文藝其中竟有不能衡文者此皆由中式之後荒疎年久故耳著將應差之翰林并由進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員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差委

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等凡大小臣工面承諭旨皆國家政務理宜慎密不可漏洩於外然此弊甚是難除昔

聖祖仁皇帝時若兩人同見而旨意漏洩者則彼此互相推諉若一人獨見而旨意漏洩者則謂近侍內監竊聞種種弊端朕知之甚悉是以臨御以來召見臣工常令一人獨進不許三尺之童在側伊等出外恐漏洩難逃罪譴而遇至親好友詢問又不能謝却則多方造作言詞以告之其實非朕諭旨也周易曰臣不密則失身若將密旨宣露於外則其爲人已不明於君臣大義並且利害不知所言尚可聽乎況其言又不確實多假捏欺人之語無益有害何必聽之嗣後切勿輕問輕信爲人所愚自干罪戾著該部將此旨頒行中外

二十九日欽天監奏二月二日五星聯珠日月合璧實爲萬年嘉瑞請

勅付史館奉

上諭據欽天監奏稱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聯珠而共貫宿躔營室之次位當姬訾之宮爲從來未有之瑞應請勅付史館等語朕惟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曆元可坐算而得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星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史書皆紀以爲祥蓋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昇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爲德化所致朕方臨御二載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蟠天際地爲千古不世出之君爲

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曆數綿長錫祚垂光至於今日觀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率由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爲心以

皇考之政爲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會不但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之所奏著付史館并頒示中外

又雲貴總督高其倬條奏籌畫寧謐黔省民苗等事奉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此本內緝掠販賣一欸與毛文銓密摺所奏川販之事詞語竟不相同是高其倬欲將川販字樣隱避但以境連川楚一句含糊帶過此特畏懼年羹堯之所致也朕若臨天下每事出於大公至正豈有重視川陝而輕視雲貴厚待年羹堯而薄待高其倬之理督撫須深知朕心庶無瞻顧將此川販網掠一事交與年羹堯王景灝嚴行禁止務除從前惡弊毋害黔省民苗倘不實力奉行定將伊等一併嚴加議處

又

諭兩廣總督孔毓珣廣西蕉木山場常有礦徒騷擾雖屢經驅禁而巢窟尚在廣東終難安靖聞蕉木山路共有四汛在廣西者三在廣東者一兩省汛兵各宜盡心防緝不得坐視推諉嗣後將該管文武分地查核以專責任或礦徒從某地來不能稽察或已至某地不能擒逐或逃入某地不能堵截各就本地官弁題叅議處庶兩省同心協力務期盜息民安以副朕意

雍正三年二月

上諭二十二道

初一日諸王文武大臣官員等奏七曜同躔萬年
嘉瑞恭請

皇上御殿行慶賀禮奉

上諭據奏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爲亘古
難逢之大瑞請陞殿慶賀等語朕惟

皇考六十餘年敬

天勤民始終如一是以

上天申眷至於今日觀此嘉祥在

皇考爲福鍾善慶之餘在朕躬爲迎迓

天庥之始惟有兢兢業業竭力盡心永久如一以仰答
上天之眷佑以克承

皇考之弘猷期與大小臣工矢誠心而敦實政陞殿受賀
不必舉行但念

天瑞實因

皇考而致應遣官告祭

景陵以昭祥瑞之自應行典禮著該部具奏

初二日諸王大臣官員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爲
四千餘年未有之上瑞再申虔懇仰祈

皇上俯允所請陞殿受賀奉

上諭朕生平存心真誠內外如一惟期與大小臣工夙
夜孜孜慎終如始以答

上天之嘉貺以紹

皇考之前徽昨頒諭旨已悉朕意今諸王大臣等再申懇
請是以有意謙讓視朕矣若如此則不知朕心也

上天旣賜嘉祥朕與內外臣工惟有益加敬謹以仰答

上天昭示之恩承

皇考詒謀之遠朕與諸王大臣期共慎之勉之所奏陞殿
慶賀不必行

初八日

諭內閣各省督撫提鎮將朕摺批密諭有同在一省而
彼此互相傳看者有隔越隣省而彼此互相通知者

亦有經過其地而私相探問者周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歷來會議軍務皆極慎密以防漏洩凡文武大吏之密奏及朕所降密旨俱係國家緊要事件豈不更重於軍務而可輕洩以貽害乎嗣後若有此等一經發覺該部槩照洩漏軍機律治罪

又

諭工部河南河堤工程甚屬緊要一切需用物料必須歲前預備方不悞緩急之川聞去年冬間陳世倌不將錢糧撥給物料並未預備嵇曾筠行催數次但於十分之中撥給三四倘遇水漲有需用物料之處或致遲悞關係甚大陳世倌昏昧已極嵇曾筠懦弱推諉又是何心諭旨到日即將錢糧撥給河工官員所用物料作速預備並著嵇曾筠明白回奏

初九日三法司奏生員陳爲翰打死何壯深一案巡撫仍照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具題應改爲斬監候奉

上諭讞獄之道貴於虛公詳慎務得其平不可稍存一毫意見以致畸輕畸重朕駁審陳爲翰一案該撫審出實情仍照前擬具題而該部又欲駁重朕籌之再四若依部駁恐將來督撫等俱有意迎合而事情委曲有所未盡若仍照該撫所擬又恐將來督撫等堅執前見不肯改易朦朧結案二者皆於法不得其平

朕慎重讞獄期於盡善無弊此案著九卿等會同詳議悉心斟酌以歸至當夫衿棍倚勢欺壓平民固屬不法至於閉戶讀書之人設或遭土棍欺凌又豈法所能容書曰惟明克允蓋用法惟明允乃得其平也朕因此案併論及之爾等其悉朕意

十二日

諭順天府府尹直省督撫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誠以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則也故魯論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朕以藐躬繼承大統永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顧復洪慈恩德罔極中心哀痛什伯恒情以日易月實所不忍特以

地 六

宗廟大祀朝會重典不容久曠時亦勉從諸王大臣之請遵禮舉行惟於宮庭內素服齋居默盡此心每撫時觸景輒增悽愴俊見愾聞之際哀發於中潸然出涕古人云禮之至者無文哀之至者無節實非有所做而行亦非欲以立法定制垂譽於天下後世也終身孺慕寧有已時今諸臣據二十七月卽吉之文合詞公請禘祭釋服朕以禮制情勉允所請於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禘祭

太廟釋服卽吉伏念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普遍寰區
一頁天之日凡京畿直省海澨山陬士農工賈白叟黃童莫
不呼號哀泣孺慕之誠三載以來有如一日今舉行
吉禮應敷告天下朕嗣位以來惟日兢兢嚴恭寅畏
不敢怠息庶幾克荷

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百姓受

皇考聖祖仁皇帝教育深恩當勉勵忠誠勤守職業言慈
言孝克友克恭農夫盡力於南畝工商致精於器用
毋尚奢侈毋事浮偽共期歸真還樸比戶可封以無
負

皇考六十餘年培養漸摩之至德於朕奉

先思孝之心實有賴焉爾該地方官通行曉諭俾薄海黎
民咸悉朕意

十四日

諭諸王大學士九卿等壬寅之冬朕繼承大統幾務殷
繁以向來從不干預政事一切俱未周知且恐哀戚
之中思慮不到而有差誤是以特命廉親王怡親王
及馬齊隆科多四人總理事務以資贊襄迄今三年
服制已滿合辭懇辭總理事務具見惻忱准照伊等
所請各歸職守辦事三年以來疊遭

皇考

皇妣大事怡親王悉心辦理諸事妥協能體朕意無一事

勞煩朕心所委大小一切事務絲毫不苟小心謹慎
竭盡心力忠誠任事實屬可嘉著從優議敘具奏隆
科多馬齊亦著議敘具奏廉親王自委任以來諸事
推諉無一實心出力之處無一有裨政治之言且時
挾私心遇事播弄希冀搖動衆志攪擾朕之心思阻
撓朕之政事卽如管理工部事

皇考梓宮奉移

山陵需用夫役向來

太后

皇后典禮亦皆動用夫役二萬餘名伊奏稱費用錢糧太
多今減省一半便可足用以此密奏朕不知舊例業

已准行若非大學士奏聞幾墮其術中矣命管理理
藩院事謂外藩到京糜費口糧將科爾沁台吉等於
邊口攔阻逐回令不得拜謁

皇考梓宮致蒙古等涕泣而歸言我等皆天朝近親特爲
聖祖仁皇帝大事而來竟不得瞻仰

梓宮怨聲載道若非經拉錫奏聞隨卽開示蒙古等幾致
衆衆蒙古之心矣又如管理上駟院事奏稱馬困畜
馬太多請行裁減大半以省錢糧其意非欲以彰揚
皇考糜費之名卽欲使馬匹不足將來設有緩急無所取
資也此不過就允禩職任中舉一二端而言至如以
破紙書寫奏章祭祀大禮所設更衣幄次油氣薰蒸

刻不可近用破損桌案安奉祝版種種不敬之事舉國所知其他顛倒是非草率怠忽悖慢無禮之處亦不可枚舉朕每事俱令眾人觀者若與較論則罪名甚大朕尚有難以喻衆而隱忍不出諸口者亦復不少朕皆容忍寬免允禩非才力不及智慮不到之人而存心所行若此誠不知其何心大槩因朕遠允禩允禩而生怨恨之所致也豈其意或恐於朕前輸誠効力卽爲允禩允禩所輕不然朕之崇重信任允禩如此伊不當如此待朕也此朕所知見者至於爾大臣等三年來日在朝班耳目難掩或廉親王有實心待朕忠誠爲國出力而朕不能知之處亦未可定爾等可據實陳奏其應否議敘之處著秉公會議具奏今日之議

皇考在

天之靈實照鑒之千古公私議論攸繫卿等若少心口相異不但上負

聖祖在

天之靈陷朕於不公不義卽卿等千古忠佞名節所關亦當詳審斟酌也

十五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奏請

駕幸圓明園奉

上諭國家大禮

皇考

皇妣雖有輕重之別而朕之私衷則

皇考

皇妣不容分視外邊吉禮仍令照國家典制舉行已有旨
了朕於宮中務期獨盡人子之禮若駐蹕圓明園遊
豫巡幸不但朕心實為不忍

皇考

皇妣之事朕何可有所分別現今之二十七月並非勉強
從事沽取孝名以為觀美祇求朕心之安耳禮盡則
朕心自安朕意已定諸王大臣毋得執意再奏

十六日

諭靖逆將軍富寧安軍興以來已經數載爾在軍前効
力小心謹慎甚屬可嘉既為統兵將軍用度豈可匱
乏提督路振聲係初次派往之人在邊地効力已久
甚屬可憫現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事未完又不便撤
兵即欲撤兵亦必俟策妄阿喇布坦來使起程之後
方可議及若以此處兵丁久戍之故即令更換轉令
伊等軍前數年勞績有初鮮終矣但爾等在外年久
甚屢朕懷今賞將軍大臣官員兵丁等帑金二十萬
兩內給將軍二萬兩提督五千兩其餘按弁兵効力
年分以為賞賜之等次綠旗兵丁向係輪班行走伊
等作何賞賜之處爾會同路振聲商酌所賞銀兩著

行文年羹堯動西安庫帑派賢能官員解送

十七日

諭各省督撫提鎮凡文職如司道知府等官武職如副將叅遊等官出京之時奏請訓旨朕多令進見面加教誨獎勵戒勉或言及地方之事間有與督撫提鎮諭旨中批示所不能盡者向伊等諭及朕意不過欲文武大吏詳悉朕旨便於商酌奏請定奪今各省督撫提鎮往往有奏稱某屬官到此口傳上諭臣一面遵奉施行等語此則大非朕意督撫提鎮等聞屬官口傳旨意必當再行奏聞俟批准之後方可奉行何得冒昧遽行也若地方有應行事宜朕自然諭部傳旨或摺批密諭豈有命微員隨口傳之理况伊等奉朕面諭時亦有不能明晰誤會傳宣錯悞而督撫提鎮覆奏時竟與原旨不符者甚多此等皆大有關係且伊等至彼處傳旨時只應在衙署內密向本人傳宣若於大庭廣眾以屬員而傳旨與上官張大其事皆非朕本意也

又戶部議奏貴州貴陽府知府徐如玉等虧空倉糧應革職究追奉

上諭依議積貯倉糧特爲備荒賑濟之用但南省地氣潮濕貯米在倉一二年便致霉爛實難收貯若改貯稻穀似可長久應否改折稻穀收貯之處著九卿詳

細定議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已經遇赦豁免人等若仍照原議擬以死罪於理不合其三年已滿所欠錢糧不行完納者著監禁再限三年追完

又

諭兵部前條奏議行各省賞送本章一日限行四站者特恐事件或致遲誤且有枉法作弊等情是以如此定限欲事得速行辦理而弊端可除耳乃自定限以來聞驛站時有苦累者蓋各處驛站平險不一遠近不齊或猝遇大雨或陰雨連綿河水暴漲途路泥濘

急馳甚艱不能一槩日行四站者有之若一體計限議處未為允協國家定法必寬嚴得中令上下俱有裨益始可永遠遵行朕凡事揆情度勢務求至當嗣後遇有齎送平常本章其難行四站者應將途路艱難情由聲明倘實屬不能亦應稍為通變其如何因地制宜酌為定限俾馳驛之人不至太苦亦不至推諉遲延枉法作弊之處爾部會同大學士九卿確議具奏至黑龍江所奏平常本章著照將軍陳泰所請以三站為限

又

諭副總河嵇曾筠據奏稱河工備用物料委河道陳世

僅乘時購辦詎陳世倅不諳河務抗違膠執年內止發銀十分之一屢檄嚴催今尙不及十之三四現在物料稀少甚爲焦急隨又面諭續發銀兩并飛檄飭催承領各官星夜運工等語河工事務甚屬緊要爾身爲副總河一切堤工理宜先時督催應用物料預爲備辦俾臨期無倉卒疎虞之患如有屬員抗違膠執卽應一面題參一面行文該撫速催辦理庶於堤工無悞乃爾從前並未奏聞及見朕因遲悞物料嚴旨申飭之後始將陳世倅抗違膠執併預防桃汎等情具奏此不過以桃汎在邇恐有疎虞先爲推諉之地如此居心殊負委任之意今年春汎預修堤岸倘有衝決之處定將爾與陳世倅一併治以重罪爾其竭力飭催工務毋少疎忽

又

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據岳鍾琪奏稱青海郡王厄爾德尼所屬部落窮困流離資生窘乏親王代青和碩氣等所屬部落雖稍能存給亦屬貧窮爾身爲撫遠大將軍凡西陲軍務調發糧餉綏輯遠人皆爾之責理應酌量事勢緩急人口多寡盡心籌畫辦理乃岳鍾琪以厄爾德尼等窘乏情形密札相商爾僅發銀一萬兩爲賑濟之用此諸部落流離失所之衆豈萬金所能遍濟爾何不思及也是知爾於諸務皆未實

盡其心矣厄爾德尼等遭叛賊搶奪投命來歸全賴
安插得所俾其衣食有資漸登樂利庶慰朕無一夫
不獲之至意今爾既不能籌畫於未然又不克拯濟
其現在如諸部落內或有一二人窘急萬難自存潛
逃遠匿竄入策妄阿喇布坦之地者朕必重治爾罪
斷不姑宥朕前因他處風聞青海情狀卽急遣鄂賴
乘驛前往會同爾加意料理今覽岳鍾琪之奏皆真
實矣爾隱匿不奏聞者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

二十二日

諭內閣禮部欽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稟生安功隆參贊光被四表協和萬
邦集千聖之大成超百王而首出

鴻猷駿業史不勝書今

景陵大禮告成應擇吉恭建

聖德神功碑備紀耿光大烈以昭垂萬世永永無極著內

閣禮部敬謹會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理親王之事朕曾降諭旨令其一應所用之物俱
齊備辦理毋得少有疎忽阿延圖將所需供羊遲悞
內務府總管常明又奏稱工部遲悞涼篷此皆因廉
親王允禩每事欲加朕以不美之名伊等黨與明知
故悞形跡顯然阿延圖特爲備羊派出之人而將供

羊遲悞其情可惡阿延圖著革職枷號一月鞭一百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等去歲進勦青海桌子山等處兵弁不論何鎮標營將人材可觀技勇優長者著將軍岳鍾琪揀選保奏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馬兵四名總兵官黃喜林王嵩紀成斌宋可進孫繼宗每人保奏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馬兵四名文到限三日書名報部候旨調來引見錄用

二十六日御史錢廷獻與刑部等衙門將李振生等謀殺李明一案兩議具奏大學士三法司科道官員並錢廷獻奉

上諭據此事情應依前議行但凌遲二命關係甚重若不將朕依前議之意諭明則中外臣民無知者或謂朕不慎重人命錢廷獻亦必以朕爲不能洞見其肺肝尙覲然以直言自居朕慎重讞獄每事必斟酌再三而於忠讜之言更無不嘉納今錢廷獻另議此案以爲焉知非捕役賄囑捏造卸罪於人試思捕役若果有拷逼李明之處斷無將伊復行勒死之理又云李和尚等扛屍時李發興於五更昏黑之中何能看得分明旣經看見何以當日絕無一詞至李貴許銀以求免首始行首告此等處俱應駁行該撫另行審明等語夫五更時天雖未明兩人同扛一屍豈有全

不看見之理李發興於天未明時見人扛屍如何卽
敢聲喊且係無干之人自然怕事不行舉首及李貴
許銀四兩賄求免首李發興旣得確憑始行首告此
情理必然最易知者卽復行駁審亦不過如此情節
朕以此詰問錢廷獻伊又奏稱偶然見識遂爾另議
夫人命事件關係重大非風聞言事可比偶然二字
是何言歟錢廷獻欲行駁審之意不過爲重犯緩延
歲月而捕役原非善良卽久繫囹圄亦似無妨耳然
凡事貴得情理之當苟曲意沽名所關匪細錢廷獻
本係浙江人從前爲挑濬東湖西湖條奏爲海防條
奏今又於此案另議總欲徇顧同里挺然與衆大臣
異論旣可得美譽於鄉黨又可在君上之前標特立
之槩於法司諸臣以邀直聲全是一派私心毫無秉
公竭忠之念朕若不從其議則貽朕以輕忽民命之
名朕若漫從其議則法司大臣官員必疑朕於情罪
允當之案何以因錢廷獻一語遽行駁審致朕有因
私言而輕公議之名是錢廷獻挾私懷詐但欲沽一
己之聲譽而以兩難之事歸之君上也如此不忠理
應革退今暫行寬宥俟其改過嗣後凡有言責之官
務宜秉公除私實心爲國其所建白必於吏治民生
確有裨益方不負厥職鬼神亦必默祐若仍怙舊習
不知悛改則不但冥冥之中罪譴難追而國法具在

朕亦斷不姑恕彼欲沽名干譽者徒自喪其身名耳
究有何益凡大小臣工均當恪遵朕諭竭盡公忠以
副朕懇懇訓誡之至意

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等內外文武官員歷年虧空甚多

聖祖仁皇帝寬大如天不忍加之以法伊等罔知儆畏驕
縱日久朕臨御以來即欲嚴加懲治恐化誨未施遽
行正法近於不教而殺是以屢降諭旨諄諄警戒又
因國帑關係重大條奏虧空者紛紛朕從其所請令
委曲設法查其宦囊及其族黨親戚平日分用官資
者多方爲彌補之計以寬本人之誅然此不過一時
權宜非可久行惟是奉行不善者違朕本意或有株
連尤爲可惡夫此等侵帑殃民之人若不明正國法
終於無所畏懼今化誨三年不爲不久倘仍然侵蝕
恣意妄爲不惟國法難宥情理亦斷斷不容自雍正
四年以後凡遇虧空其實係侵欺者定行正法無赦
督撫大吏務須悉心查究不可寬抑亦不可寬縱期
於核實具奏毋得以侵爲那使若輩漏網凡殺人及
盜律皆抵罪然命案盜案其害不過一人一家而止
若侵帑殃民者在一縣則害被於一縣在一府則害
被於一府豈止殺人及盜之比該督撫何得徇庇容
隱不伸國家之法以爲地方除害乎且從前一切權

宜設法原欲委曲以全其性命今既將侵欺國帑之員按例正法則查其宦囊及其親黨之事俱不必行矣今年未完之項仍照舊追賠從雍正四年正月爲始著遵照此旨以彰國法該督撫如或扶同徇隱以侵爲那亦必嚴加處分朕所以先降諭旨者冀其及今知所做懼猶可悛改以免重罪也定例侵欺三百兩者斬然每至勾決時多有寬宥今立法既期必行則三百兩卽斬之例似覺過於太嚴朕心爲之不忍侵欺及那移二項俱應計數目之多寡酌定罪名之重輕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

又

諭戶部從前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議奏准雲南四川鼓鑄錢文恐該省禁止不許出境於民間不便著行文該督撫聽其流通各省以便民用不必禁止出境
二十九日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朕因貝子允禩行事悖謬在西寧地方縱容下人生事妄爲特發諭旨著都統楚宗往彼約束今據楚宗摺奏臣至西大通貝子允禩住處允禩並不出迎請安據本地千總阿維新稱聞得貝子腿疼不能動轉臣隨至貝子允禩門首向三等護衛克什圖告訴我奉特旨差來貝子如何不見良久始令臣進去見允禩在屋中站立形色如前氣

槩強盛並無憂懼之容臣將貝子允禔喚出令跪院中將諭旨傳宣允禔並未叩頭卽起立向臣云諭旨皆是我有何說我已欲出家離世之人有何亂行之處臣看允禔屬下之人亦俱無憂懼之形疑允禔有所倚仗之處等語朕遣楚宗到彼傳宣諭旨約束其屬下之人原恐其生事騷擾地方且冀其改悔前愆遵守法度曲爲保全乃允禔不知感激朕恩肆行傲慢全無臣下事君之禮且稱出家離世等語其意以爲出家則無兄弟之誼離世則無君臣之分如此荒誕不經朕不解其胸中是何意見也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臨御以來於國家政務悉心辦理朕自揣

精神力量可以經理有餘惟於弟兄之中此數人難化誨旣不感恩又不畏法使朕心力俱困如允禔允禩允禪允禴等在

皇考時結成黨與恣意妄行以致

皇考聖心憂憤日夜不寧十數年來其事不可悉數此舉國所共知者

皇考賓天時允禩從西寧來京一路並不奏摺請

太后安亦不請朕安反先行文禮部問其到京如何行禮儀注及在

壽皇殿叩謁

梓宮後凡一切外來諸臣卽蒙古札薩克王公等一到皆

近至朕前抱膝痛哭而允禩遠跪不前毫無哀戚親
近之意朕向前就之仍不爲動彼時拉錫在旁扶朕
領之使前伊出遽將拉錫罵詈到朕前大肆咆哮云
我本恭敬盡禮拉錫將我扯拽我是皇上親弟拉錫
乃擄獲下賤若我有不是處求皇上將我處分若我
無不是之處求皇上卽將拉錫正法以正國體其咆
哮之狀無禮已極及

梓宮奉移

山陵時朕令拉錫佛倫傳旨允禩倨傲不恭且與拉錫佛
倫爭鬧本不與允禩相干之事而允禩從帳房中出
勸之令跪允禩卽跪可見伊以朕旨爲輕惟允禩之
言是聽此卽其明驗也允禩之妻病故朕厚加恩卹
乃伊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之處一身是病在世
不久等語伊代朕躬奉祀

景陵

以貝子加封王爵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語不過
爲賠補數萬侵取之錢糧耳允禩身爲大將軍乃將
不應支用之項濫行支用部院大臣畏勢迎合任其
濫支冒銷國帑有違定制自應賠補况其所冒國帑
俱用以市恩結黨邀買人心任意非爲無所不至與
允禩允禩皆數百萬之富彼此聯屬相爲首尾者朕
著允禩送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至張家口外託病
違令不行又私與允禩暗字往來餽送馬匹允禩回

書中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甚屬悖亂允禩又私行禳禱將雍正新君字樣連寫入疏文內大爲不敬此等字跡目今現在總之允禩等私結黨援牢不可破朕若以向日之見聞或將伊等門下之人嚴行訊詰何情不得而其罪一明則國法難容矣朕居心寬大不忍爲此務欲保全骨肉不事深求總之以皇考之心爲心也阿靈阿鄂倫岱二人原係廉親王允禩等之黨首罪惡至重此輩懷毒逞奸上費

皇考無限慈懷屢干

聖怒當日因允禩得罪在要亭地方將伊門下太監審訊太監云阿靈阿鄂倫岱乃我主子之黨問他二人便知彼時阿靈阿鄂倫岱在傍俱無言可辯顏色改變良久但稱我既係你主子之黨平日曾送過何物你主子曾賞過我何物將此可笑之語支吾豈能欺君父與衆耳目乎戊子年拏問允禩開赦後次年春

皇考從霸州回鑾自行宮起身至南紅門言及鄂倫岱等結黨之事

皇考震怒沿途切責鄂倫岱行至三十里而

聖怒未解鄂倫岱悍然不知畏懼亦無一毫愛君之心朕在傍悚惕不安之甚於行幄前向婁徵額云

聖躬初愈今又震怒於風沙中行三十里若少頃聖駕出又復動怒爾開端奏勸我當隨同奏懇及

聖駕出而鄂倫岱仍悍然向前迎立以觸

聖怒致

皇考復嚴加切責斐微額進前奏勸朕遂泣奏云

皇父聖體初愈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屢煩

聖怒亂臣賊子自有國法若交與臣便可卽行誅戮因朕

懇奏再三

皇考之怒方解又在熱河時

皇考聖體甚是違和大臣侍衛等俱請安求瞻仰

聖顏惟鄂倫岱並不請安且率同乾清門侍衛等每日較

射遊戲鄂倫岱罪惡多端

皇考行圍哨鹿時悉數其罪令侍衛五哥鞭責之又一年

元旦清晨在乾清門院內掀衣溺便朕見之駭異知

其行同畜類至於每事干犯

聖怒以致

天心鬱悶不寧者不可枚舉令其前往邊地料理驛站効

力行走伊到彼處並不撫恤驛站之人反將驛站事

務壞致蒙古等不能存活朕卽位後聞知賞賚數

萬金另遣効力人員前往料理以甦蒙古之困鄂倫

岱種種罪惡俱行寬免並未治罪從驛站調回仍令

爲領侍衛內大臣又爲都統伊之父祖朕皆厚加恩

典冀其悛改過惡爲朕出力而鄂倫岱結黨之心堅

如金石並無感激報効之念以爲朕之加恩於其父

祖皆因隆科多之力所致與已無涉在朕前並無一語奏謝鄂倫岱引見本旗襲職人員明知罪人之子例不得承襲乃違例帶來引見朕亦寬免其罪伊身為火器營大臣乃於操練兵丁之處一次不曾親到去年伊從俄羅斯回來奏請將蘇尼特為賊之台吉數人調來京師披甲朕諭以不如仍留本處交與札薩克王等自能管束令其悔改如不能悔改再依爾等所奏行鄂倫岱繕寫諭旨時並不遵照朕旨乃寫云

皇考時調來披甲可以使得朕心不忍造此無影響之語其意以為

皇考欲行之事朕不忍行欲將歸過

皇考之名加之於朕也朕有硃批諭旨降與阿爾松阿者令鄂倫岱轉交乃鄂倫岱於乾清門眾人前將朕旨擲之於地且極力黨護阿爾松阿將其死罪承認在身愍不畏死頑悍已極朕每召諸王大臣等頒發諭旨鄂倫岱從未有一次點首心服前召旗下大臣面諭云近日大臣等辦事將從前積習已改十之七八若再整頓一二年便可全改朕嘗慮向來惡習恐非誅戮一二人不能挽回今看來可不用誅戮矣為此朕心甚喜諸臣無不點首喜動顏色惟鄂倫岱畧無喜容俯首冷笑彼時朕即欲降旨詰責已而中止鄂

倫岱惡貫已滿

天地神明不肯寬宥昨因辦理旗下之事在衆人前將一
原當侍衛之人問鄂倫岱此人何如鄂倫岱並未認
識妄奏云此人平常朕責以爾在

皇考時身爲大臣存心狡獪只知顧惜身家不肯實心出
力苟且欺罔朕所稔知此等處朕屢經開諭毫不悛
改今日在衆人前又如此誑奏是誠何意鄂倫岱奏
云我信口回奏含忿搖頭故激朕怒由此觀之總因
伊私相推戴之人未得大位其罪原與阿靈阿等自
揣爲

天地君上所不容欲自速其死故將怨望

皇考之心怨望於朕耳鄂倫岱之罪雖置極典不足以蔽
其辜而朕念其爲

皇祖妣

皇妣之戚屬其父又經陣亡不忍加誅從寬發往奉天
與阿爾松阿一同居住使結黨營私之徒遠離京師
不得煽惑衆心允禩鄂倫岱等黨惡蟠結遇事生波
一事未了復生一事抵死不休實不可解嗣後大小
臣工若有怙惡不悛暗附朕之兄弟者朕必明正其
罪置之重辟使向日結黨之弟兄無附會濟惡之人
正所以曲爲保全之計總之朕兄弟中黨援積習沉
錮已久朕旣不能懾之以威使其畏懼而加意施恩

又終不能使之感化朕衷深爲抱愧不過竭盡朕之心力曉諭內外臣工令彼等不能爲害於大清國之意朕亦無可奈何之事也若云必當盡除禍根朕心實有所不忍卽將來彼等能爲國家子孫害天下後世只可議

皇考及朕優容寡斷過於姑息耳不得議

皇考與朕見不及也朕種種苦心自然

上天垂鑒

皇考在

天之靈照察惟欲爾等滿漢文武大臣共知朕心天下後世亦共知朕心

雍正三年三月

上諭二十三道

初三日

諭大將軍年羹堯爾欲令康濟鼐駐劄西藏所議雖是但康濟鼐居住阿里克地方亦甚屬緊要不知康濟鼐情願與否且與阿爾布巴隆布奈等彼此能和睦與否亦未深知今令康濟鼐爲總領帶伊屬下唐古特往居西藏恐有未便且阿爾布巴等倘有不服康濟鼐孤身在彼雖欲効忠勢必不能自主亦屬無益朕意康濟鼐仍管轄兩處康濟鼐得以往來行走於事似有裨益若令康濟鼐居住西藏諭旨旣降伊卽

欲往阿里克地方照管亦不可得此事極宜斟酌著
大將軍年羹堯會同侍郎鄂賴詳細妥議具奏如以
康濟龍在兩處行走爲是康濟龍往阿里克地方去
後令何人若住西藏總領辦事之處一併詳議具奏

初五日

諭吏部朕初卽位時內外官員俱未認識惟科道官每
日輪班條陳進見因念外省事務緊要故令科道中
可用之人補授外任但科道外轉向屬降用是以令
其將科道原銜帶於新任前御史陳時夏越分奏事
朕曾嚴飭今河南管河道給事中陳世倌係專管錢
糧工程之員在副總河嵇曾筠處甚是掣肘於緊要
工程所需物料不卽給發價銀以致物料遲悞去歲
江南撥到河兵三月不給兵餉如此等事嵇曾筠竟
不叅奏必有瞻顧之處朕降諭旨詢問總河齊蘇勒
今齊蘇勒將陳世倌執拗掣肘情節具奏河道近省
尚屬易知卽可整飭他省所用道員倚恃身有科道
職銜抗違上司亦未可定朕用人行政豈可令上下
不遵定分乎除新用許容柯喬年陸賜書三人仍帶
科道職銜外爾部查明凡有兼科道銜之各省道員
行文各該督撫問明本人有情願不兼科道銜在道
員任內効力者該督撫據實具奏留任其有不願在
道員任內効力者亦令據實奏明仍調回原任再陝

西洮岷道單疇書去年總督年羹堯陞見來京時奏
伊才力不及操守不廉朕看此人老成端謹必係不
能迎合年羹堯之所致况年羹堯多以無影響之事
捏成陷人單疇書辦事才情或有不及斷非操守不
廉之人現在京員老成者亦少著將單疇書調回以
卿員用其洮岷道員缺爾部歸於月分銓選引見
初七日都察院奏修造

太祖

太宗

世祖神牌管工部事廉親王允禩草率不敬應將允禩並
該部堂司官按律治罪

召人大學士九卿

諭曰

祖宗神牌關係甚大修造不加敬謹非擬大辟不足蔽辜
若將堂司官員按法誅戮則何以處廉親王允禩且
允禩供稱祇查看

太廟

奉先殿所修

神牌至他處

神牌修造時並未查看等語伊乃承辦工部事務之人理
應俱行親往敬謹看造乃漫不經心祇交與司官草
率從事以致修造時日未久遂至漆流字漫且允禩

並非思慮不到不能辦事之人特存心做壞此事欲陷朕以不敬之名耳任伊有心故為朕斷不將伊治罪又聞伊欲卸罪於司官將已給之口供復行掣回更改都察院即當允其更改何以不曾聽許著明白回奏此罪名不但司官難以承當即允禩又可以承當乎朕既謂斷不將伊治罪欲寬伊罪唯有躬自引咎耳但此等情節爾諸臣不可不共知之今據爾等奏稱康熙三十七年

天壇配享

神牌

皇考特諭佛保監督內府工匠修造等語彼時允禩未將

舊例查奏朕全然不知因在諒陰之中心神恍惚未及周詳然皆朕疎忽之過也由此觀之是朕敬

天尊

祖之意大不及

皇考矣今

神牌應如何敬謹修理之處大學士會同九卿確議具奏再各處

壇

廟所供

神牌著太常寺堂官前往敬謹閱視如有應修之處一併議奏

初九日

諭戶部豫省陽武封邱中牟三縣地方從前兩被水災較他處爲甚聞其近堤地畝有被水漲漫流爲支河者亦有水去沙停地畝變爲沙灘目前不能播種者又有近河之處地土變爲鹽鹼者自昔年被災以來特遣大臣專司經理不惜帑金多方堵築又念民間輸賦維艱於蠲免之外將應納錢糧寬期分年帶徵今幸修築功成河流順軌地無水患民獲安居但念被災之後元氣未復若將新舊錢糧並徵民力未免竭蹶且恐被水與停沙之地以及鹽鹼之區一時未能耕種則國課何由而辦朕心深爲軫念著戶部侍郎托時前往會同巡撫田文鏡將三縣昔年被災地方悉心查勘其地土被災之輕重及荒地成熟之遲早與舊欠新徵錢糧應徵應免之處一一確實分別定議具奏務使窮黎實沾恩澤以副朕勤求民瘼之至意

初十日

諭大學士等前聞南坪壩番人聚衆梗化朕料其必有起釁之由曾降諭旨今據提督岳鍾琪摺奏叛番懼罪逃散拏獲起事首惡喇嘛番子拔那等九名其餘脅從潛匿者現在陸續投誠數日可以安輯此事實因石泉營守備孟繼先魚肉番人縱兵騷擾茂州知

州邊鴻烈擅作威福因修城苛虐番人以致伊等憤
激殺傷兵民等語番人敢行悖逆自有憲典至守備
知州等既有苛刻激成之由必須審出實情分別治
罪以伸國家之法以服番衆之心著刑部侍郎黃炳
前往秉公嚴審定擬具奏

十三日工部奏請修理

壇

廟等處支取銀兩奉

上諭此本內將修理

壇

廟及修墳立碑等項俱在一處繕寫

廟尊嚴如何將修墳立碑之事一處並寫殊爲不敬不知
伊等是出自臆見抑或遵照舊式縱使舊式如此亦
應更改另行分晰繕寫纔是似此等事廉親王並非
意見不到之人著查問具奏

又諸王宗室等以建立宗學具摺謝

恩奉

上諭書云以親九族九族既睦爾等宗室之內自應和
協彼此保護骨肉之親豈可相爲讐敵乎朕在藩邸
時雖知宗室之惡習但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又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朕今卽位教育

愛護宗室俱係朕躬職分之事譬如爾等皆有屬下屬下之人尚思保護况於同姓骨肉乎朕前議處蘇努吳爾占之罪伊等並非與朕舊有隙怨祇以骨肉之內彼此傾陷互為讐敵一有微隙可乘則此欲殺之彼欲陷之以至羣起而欲殺其人使其人無所容身朕昔事

皇考時偶有不能稱

旨之事並不疑人之毀我凡尤人之言未嘗一出諸口今我宗室內互相讐陷之習皆由蘇努所致朕弟二三人改與不改亦自聽之凡讐當解不當結所謂九世之讐必報者指敵函言之耳非言宗族骨肉也一氣

和協存同姓骨肉方能如此若異姓之人必不能一氣和協也以骨肉而信下人無影響之言彼此視為讐敵反與傍人相親豈非輕重倒置乎今朕宗室僅千餘人尚不及十佐領人數若如此互相傾陷何所底止朕甚惜之惟望爾等習為善人如宗室內有一善人滿洲內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滿洲內有一善人漢軍內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滿洲推之漢軍漢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滿洲則朕定用滿洲矣爾宗室內不但同心協力報効國家之人為朕所深眷只安靜守分不干法紀之人即在朕眷注之中若妄行犯法朕必照例處分豈可望朕之寬宥乎今爾諸

宗室聞朕諭旨心以爲是者有之以爲否者亦有之朕豈能必爾等之皆以爲是而實心奉行卽朕之子孫亦不能保其必然但人不可不竭力自勉朕只望爾等爲善人行善事朕之誠心

願考在天之靈無不鑒察朕豈有負善人之理乎爾等爲立宗學之故謝恩朕必不受今尚未加教訓並不會有裨益之處卽受爾等之謝亦屬可愧如以朕設立此學果爲有益爾諸王宗室之子弟或在家延師讀書亦可或欲勞其身心閱歷事務令入宗室學中讀書亦可惟令教習等嚴加訓誨爾等又時加約束自可望其成就若溺愛袒護已子反怨教訓之人何由

望其成立耶爾衆宗室等聽朕此旨實心奉行各自勉勵或學習經書或嫻熟武藝宗族骨肉內彼此扶持各守本分無貽羞辱如果學習數年文武兩途有幾人成材則朕心之喜如獲奇珍庶此學之設不爲虛矣若不如是雖有立學之名而無實效反爲多此一事何益之有今尚未學卽以爲受朕之恩行禮謝恩誠可不必朕受之亦覺無味譬如賜爾等田地一坵必耕種得穀飽食之後方可爲受朕之恩若所賜之地並未耕種卽使耕種猶未定其收與不畝得食與不得食而卽以爲受朕之恩可乎再宗室子弟之成丁者宜各自黽勉嚮學至於鼓舞振作之勤則在

爾宗人府王貝勒公等如數年中各自勤學誠得幾人成立彼時不但爾等謝朕之恩朕且舉行筵宴以誌歡慶總之宗族骨肉之間以和爲貴爾等勉旃又果郡王允禮等將工部知會該旗文內捏寫廉親王之處叅奏奉

上諭如此方是甚屬可嘉王大臣等所行果能如此朕之保全骨肉亦可以自必矣將此奏交該部察議并將朕此旨令文武大臣等咸各閱看如有腹誹之人伊之居心豈不自知自有

上天鑒之

十五

論內閣部院諸大臣大臣之道貴於殫精竭忠事事盡心務求至當爾吏部兵部之事近又有議罪太重之弊爾等以爲議輕則上必從重不若議重則恩自上出必從寬典此等私心揣度皆係從來積習朕所洞悉何得仍其故智乎如朱綱鉛法一事議以革職因朱綱平日奏摺朕命隆科多代奏故從重議以見避嫌之意虛詢獨奏一事議以革去都統因其同爲兵部堂官故從重議以見不瞻徇之意紀黨阿於舉行計典時上三旗無一卓異之員豈有正紅旗鑲紅旗鑲藍旗皆有可薦之人而上三旗乃不如下五旗竟無一人可薦之理據稱伊等或係出差或派往打圍

故未行薦舉夫既有可薦之人獨不可展限補薦乎此事因有關係故交部議處該部以爲此必朕欲重處之人遂議革職以迎合朕旨夫朕欲革去紀黨阿之職何難竟行斥革而必借此一事以從部議乎此等但知行私自便全無公忠爲國之心皆欺詐惡習所當痛加悔改者也又如

祖宗神牌關係重大工部不加敬謹豈僅貶官削籍可蔽其辜昔

皇考特遣佛保監看內府匠役修理此等大事工部豈無檔案廉親王允禩豈有不知乃並不具奏亦並不親往監視此特允禩有意忽畧以處朕過朕惟有一人引咎而已又如大學士張 翮員缺吏部卽行開列具題請旨朕令內閣確查舊例其初含糊回奏及朕憶

皇考加恩李光地有一月後開列之

旨大學士始查出檔案請罪夫內閣吏部俱有檔案可查乃吏部並不查明遽行顯請大學士亦不查明漫行擬票當時李光地之事朕在藩邸時卽聞人傳頌

皇考待大臣恩意周渥不忍遽行開缺以爲盛事爾等豈不聞知且現有檔案而置若罔聞必待朕再四往復查詢始具奏請罪是誠何心朕非過於煩瑣欲爾等屢次請罪特欲求其當耳蓋大學士之缺必遲回鄭

重以得其人非如他職有一缺出卽有一人可補况
皇考加恩閣臣尤爲備至如李光地係

皇考登極後之進士游歷台輔恩禮優渥至於如此張鵬
翻爲

皇考之舊大臣朕擢任機衡今加恩乃不如李光地可乎
此係

皇考非常恩典在新任閣臣及吏部或尚可託詞未經詳
查舊檔至如馬齊嵩祝與李光地同時共事之人如
此

隆恩豈有遺忘不知之理設朕不滿意查詢乃於張鵬翻
之缺遽著開列補授又將使朕引爲已咎矣此等事
皆係朕聲名所關爾等大臣全不在意豈爾等不盡
心辦事抑或爾等才情俱出朕下耶朕願大臣之才
情過於朕以輔朕之不逮不願大臣之才情不及朕
徒數數謝罪爲也爾等大臣凡有過失朕一一執法
議罪以國體言之旣非美事而於

皇考平日之簡用論之亦不爲有光朕何所爲而樂爲乎
但期事之歸於至當非好爲苛求乃不得已也諸大
臣其諒之勉之

又

諭各省督撫周禮稱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孟子亦言仁
政必自經界始疆界所關誠爲至重從來兩省交壤

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雲貴川廣等處爲尤甚間有一省之內各州縣地界亦有不清者每遇命盜等事則互相推諉曠厥鹽茶等有利之事則互相爭競甚非息事寧民之意朕深知此弊今特降諭旨與各省督撫其共矢公心勿存私見詳細清查如與鄰省地界有不清者則兩省各委賢員公同勘定若本省內地界有不清者卽委本省賢員勘定地皆朕土人皆朕臣此盈彼絀悉在朕版圖之內無容分視也雖地界或間有難定之處但平心勘畫卽使稍有不協然一定之後久遠得以遵據永無推諉爭競之處於地方大有裨益矣其舉行此事宜於農隙之時所派官員不得私受請囑收取餽遺及科派百姓騷擾經過地方如有發覺定行重治其罪諸督撫各慎爲之

十六日

諭大學士等應開科道人員俱係科甲出身再考文字亦屬無益今次著於翰林各部院衙門應行開列人員內令各堂官薦舉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出使未回著蔡珽會同張廷玉薦舉從前朕於科道中欲用外省道員故將有才幹者選用今外省道員將次用足有才幹者可以不必科道職司言路務擇忠誠爲國直言無隱者方爲稱職如錢廷獻之徒務虛名劉燦之挾讐爲己崔致遠之抗違狂妄此數人皆但

知有身而不顧朝廷如此存私之人斷不宜於言責
今次薦舉人員內若有此等行爲必將原保舉之人
一併究問爾等卽遵諭傳知

又

諭吏部月選道府州縣等官於地方民生最爲切近與
其甄別於旣仕之後不若詳慎於未仕之前是以我
皇考特重其事每於月官銓選之後令九卿詹事科道公
同驗看凡有出身不正素行不端之人各將所知據
實陳奏而九卿等每多瞻徇莫肯抒誠及朕臨御以
來屢降明諭務令具陳無隱乃仍循舊習瞻顧懷私
係同鄉則畏避嫌怨係別籍又謂不能確知如此殊
非慎選官力之道也昨籤掣鄖陽知府胡文溥乃賈
豎之子行止不端有奏聞者朕問九卿僉曰不知惟
詹事王圖炳一人直奏胡文溥係市井庸愚此並非
迎合朕意况朕素不知胡文溥之姓名但人臣事君
之義當竭忠誠或胡文溥有冤抑之處爲伊表白陳
奏猶可不可如是推諉不知也嗣後月官掣缺之後
九卿照例驗看但九卿人少不能周知並令各部院
衙門堂司官將所知漢人內有出身不正行止不端
者各具密摺於月官考履歷之日至乾清門進呈其
有品行素優者亦令密奏若係旗員則令本佐領叅
領都統副都統亦照此例各具密摺奏聞倘有挾讐

誣奏者徒自取罪戾且朕叅閱衆論自能洞悉虛實
諸臣亦斷不能欺朕也如此則不肖倖進之徒皆知
畏避人人各懷惕勵名器不致濫邀於吏治民生大
有裨益矣

十七日

諭九卿等治道莫尚於風化而節行實爲風化之首故
旌揚盛典歷代崇之凡以闡幽光而彰至教也朕卽
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爲務恩詔中勅令旌
表節義使寒苦守節之家均沾恩澤嗣又頒發諭旨
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採訪俾深山窮谷之
中側微幽隱無一不大顯於斯世也但每見直省舉
報節行俱係民間婦女而營伍中人絕少夫海內營
伍中矢志勵操艱苦備嘗以完節行者斷不乏人而
向來罕聞舉報豈以旌典例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
而教官生員與兵丁聲氣渺不相通無由真知灼見
故舉報寥寥耶朕於兵民一視同仁而兵之與民其
秉彝好德之心濯磨激勸之道又未嘗有二乃營伍
中節烈或竟湮沒不彰朕甚憫焉夫生儒與戎伍旣
恐聲氣不接而風化之原要未有不起於學校者必
如何而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行貞烈之婦女盡
得舉報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舉向來湮鬱未著之
幽芳並邀國家旌揚之盛典著九卿等詳議具奏以

副朕廣勵風節至意

十九日刑部奏監追借欠西寧庫帑之常明已經完項尚有戶部庫帑未完應令釋放行追奉

上諭常明雖完西寧庫帑而戶部庫帑未完何得竟作還完欠項釋放若因西寧庫銀行追在先戶部庫銀行追在後將現在銀兩准其抵還西寧庫項卽行釋放則戶部庫項致生推諉延挨之弊矣應不論事之先後但視其罪之輕重將輕罪之項令其先完重罪之項令其後完常明仍著監禁將伊未交銀兩嚴行催追若不清完仍按拖欠西寧庫銀治罪再外省督撫審結一切虧空案件皆將數多者指爲那移數少者指爲侵欺蓋以那移罪輕可以遷延日月故先完侵欺之項希免重罪情弊顯然其間有供應軍需及賑荒等事實在那用者尚可因事原情然此等亦甚少而以侵欺審爲那移者甚多朕意嗣後或有侵欺之案與那移之案並發者或有侵欺之案先發那移之案後發者總勿論事之先後但視其罪之重輕應將那移輕罪之項令其先完侵欺重罪之項令其後完使捏飾那移希避重罪之人無所施其伎倆若有完那移數內完足侵欺之數者其餘侵欺那移之數委屬力不能於限內全完若亦卽行正法又屬過嚴如此等犯著暫停正法仍寬限監追如只有那移而

無侵欺者仍照舊例治罪庶幾寬嚴允當爾部傳諭九卿詳議具奏

又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上諭覽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所奏具見勤求民隱爲國推恩之意正應戶部辦理之事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廩

皇考聖懷屢頒

諭旨本欲施恩裁減乃彼時大臣以舊額相沿已久國課所關綦重恐損上益下非理財之道數以不應裁減固執覆奏凡國家大事因革損益必君臣計議畫一始可舉行若

皇考違衆獨斷旣非詢謀僉同之義且恐一時減免倘後來國用不足又開議論之端是以從衆議而中止然聖慈軫念蘇松誕敷渥澤屢蠲舊欠以紓民力其數較他處爲多是亦與裁減正額無異也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請甚爲可嘉朕仰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正額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正額銀蠲免十五萬兩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周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朕但願百姓之足時存益下之懷用是特沛恩膏著爲定例俾黎民輕其賦稅官吏易於催科可飭令該地方知之

又奉

上諭台吉通木克於初次出兵時在阿爾泰地方每臨陣奮勇當先領喀爾喀兵同丁壽與厄魯特交戰甚屬有功自言熟悉吐魯番額倫哈必兒漢等地方請前往効力後同輔國將軍阿爾納調至布隆吉爾在青海復有戰功又與副都統阿玉西營總蘇圖領兵擒獲岱津等

皇考曾言伊是喀爾喀扎薩克等內第一効力人員甚加褒獎朕亦深知之著將通木克封以公爵再懷特公巴吉之弟阿海同伊兄初次出兵時往巴爾庫爾處哨探奮勇効力於察哈爾擒獲三逃人又嘗擒撤木皮兒又同阿爾納在吐魯番與厄魯特交戰又曾窮追岱津伊亦係効力人員著將阿海封爲頭等台吉跟隨伊等到來官兵著照從前撤回官兵例賞給通木克阿海自

陵寢到來時發給馬匹起程應賞之處著查從前賞給公等之例議奏

二十三日宗人府議奏工部將廉親王字樣擡寫行文應將允禩照例議處奉

上諭朕從前屢降諭旨將允禩斷不治罪所議革退親王掣回佐領之處俱著寬宥可任其妄爲伊妄爲力竭或有止日尚望其回心歸正庶幾與朕出力也

又川陝總督年羹堯兩江總督查弼納署理江寧

巡撫何天培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各具本奏賀
奉

上諭年羹堯所奏本內字畫潦草且將朝乾夕惕寫作
夕陽朝乾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
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朕自臨御以來日理萬
幾兢兢業業雖不敢謂乾惕之心足以仰承

天貺然敬

天勤民之心時切於中未嘗有一時懈怠此四海所知者
今年羹堯既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年羹堯青海之
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朕從前訓誡年
羹堯曾有勉爲社稷之臣當矢青天白日之語年羹
堯自省居心行事未必能仰遵訓旨身體力行也朕
今降旨詰責年羹堯必推託患病係他人代書未曾
看出夫臣子事君必誠必敬陳奏本章縱係他人代
書而年羹堯豈有不經目之理觀此則年羹堯自恃
已功顯露其不敬之意其謬悞之處斷非無心卽如
查弼納何天培慶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二本閱其
紙旣潔白而字畫亦甚端楷將此二本一併發與年
羹堯看令其明白回奏

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等甘肅巡撫胡期恒朕素不識其人因西海
初經平定必得熟悉邊地情形者畀以巡撫之職朕

詢問年羹堯伊卽薦胡期恒謂可勝任前年羹堯曾
薦王景灝求令陛見及王景灝來京朕觀其才其實
屬可用是以此番薦舉胡期恒朕亦不疑卽用爲甘
肅巡撫後見揭叅金南瑛等七人朕察其情節甚不
允協且年羹堯於王景灝則請令陛見於胡期恒則
不請令陛見是殆欲借王景灝一人使朕信其言之
不誣遂可薦舉胡期恒之類以肆其蒙蔽也今胡期
恒來京所奏之言皆屬荒唐悖謬自云途次曾經揅
著以卜其應否據實奏對夫人臣奏對應以實不以
虛此亘古不易之理乃竟以此決之神明無論褻神
逆理而其心之疑貳不定欺罔詐僞卽此一事可見
其居心爲人矣觀其人甚屬卑鄙下賤豈特不稱巡
撫卽道府之職亦屬有玷著革職朕已諭問年羹堯
矣其揭叅一案現交與吏部刑部審擬自然明白甘
肅地方甚屬緊要巡撫員缺著將軍岳鍾琪兼理

又

諭內閣覽年羹堯奏稱委赴南坪築城知州邊鴻烈守
備孟繼先不恤番民欲令寒冬入山砍木且出言恐
嚇以致各寨番民驚惶生事曾經一面繕摺奏明一
面調兵勦撫等語伊前奏摺內止稱欲築城時喇嘛
衆番因此處原無城郭亦無駐劄兵丁今築城駐兵
伊等不能任意行事是以聚衆將築城應用物件盡

行燒燬此等番民已曾歸順今因築城離叛殊屬可惡現在調兵前往等語並未將邊鴻烈等情由聲明朕降旨察問伊將從前奏摺內全無之事竟稱已於摺內奏明含糊具題或是年羹堯從前有心隱匿具題抑或被屬員欺瞞遂爾朦混具題之處著年羹堯明白回奏

二十七日莊親王允祿等將總理事務王大臣遵旨分別功罪定議具奏奉

上諭廉親王允禩怡親王允祥爲人聰明強幹廉潔白矢才具優裕朕深知其能辦大事遭

皇考上賓之時朕心神恍惚恐事有錯誤爰於卽位之初命二王贊佐朕躬効力國家總理事務朕倚任二王

原無異視也廉親王忠不得遂其大志又以朕疎遠允禩允禩允禩致生怨恨不惟不輸誠効力且每事煩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惑亂衆心專欲激朕殺人朕爲伊等縈念備極焦勞是竟以歷年之煩擾皇考者又欲以之煩苦朕躬矣怡親王極其敬慎遵守臣節凡朕所交事件專心爲國竭盡忠誠勤勞辦理從無絲毫致使朕心勞瘁殊屬可嘉且此三年來佐朕治理之功甚大廉親王種種悖謬之罪朕旣盡行寬宥如怡親王之誠心効力者若不加恩褒異則將來之宗室諸王爲國効力之心必至懈怠矣怡親王著

賞一郡王聽王於諸子中指名奏請授封隆科多著賞給世襲頭等阿達哈哈番於諸子中作何承襲之處聽伊具奏馬齊著賞給拜他拉布勒哈番餘依議

二十八日奉

上諭盛京乃開基之地寧古塔黑龍江三姓等處與之接壤皆屬緊要向來於此地發遣人犯至今漸多此輩原係匪類兇惡習成豈能悔改其子孫亦未必能成善類本處無知少年恐為所引誘流染匪僻以致廢壞風俗所關甚大且將來發遣之人多於本地兵丁亦深有未便嗣後凡發遣人犯可否分配內地邊遠之區令地方官嚴加收管稽查人數無多禁約亦易至強盜理應悉行正法其減等發三姓乃法外之仁今應作何變通再八旗內府佐領王府佐領下有罪發往打牲烏喇者人數漸加亦當酌量務期得當經久可行諸王大臣等會同悉心極慮詳議具奏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大臣等之家人互相黨比結為兄弟鑽營請託之處甚多大臣等彼此和洽其請託固不待言如彼此不睦家人從中或為調停或為激怒千態萬狀各欺其主以圖已利伊主為其所惑不能辨別是非反為家人所用而忘已之利害大臣等誰無任使之人往往聽信家人之言行事獲罪敗名

不可勝數此朕數年來所深知亦衆人所共知也此等事大有關係不可不嚴行禁止著交與步軍統領五城官員凡大臣等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延請親友等事令各稟明家主然後舉行倘有私結黨與約爲兄弟彼此會飲請託事件者卽行嚴拏具奏朕必重治其罪再諸大臣之妻互相延請宴會爲樗蒲之戲借此夤緣請託大臣中現有爲伊妻所制凡事依允者甚屬可恥大臣等宜加防範苟以此爲小事漫不加察遂致敗名獲罪慚愧豈有大於此者且國家大臣若不能約束妻奴如何辦理國家之事將此通行八旗曉諭諸大臣各宜加意嚴行約束

雍正三年四月

上諭十八道

初一日

諭直隸河南山東督撫朕因兩省接壤之區人民雜處最易藏奸已令直省督撫清理疆界聞曹州西南桃源集地方界聯三省壤接七縣而離各州縣治又皆遼遠文武兵役巡察難周此處尤爲緊要爾等可各差幹員會勘應如何專委弁員撥兵彈壓及應歸某省管轄之處爾等會同詳議具奏

初二日吏部議奏原任翰林院檢討董玘准予終養奉

上諭部議董玘准其在籍終養俟親終服滿之日令其來京候補此語甚謬凡人誰無父母爲人子者無不欲其父母常存今於伊告請終養疏內聲明親終服滿補用爲人子者聞之何以爲情況該撫舉董玘爲孝廉方正此人雖暫未錄用朕但願伊克盡子職常奉伊親耳似此不仁之語朕不惟不忍降旨亦不忍閱覽將本發回著刪去此段具奏

初三日怡親王奏辭議敘奉

上諭王忠敬勤勞一心佐朕辦理政事三年以來實多裨益茲因議敘朕加封王一子爲郡王以彰國家酬庸之典王宜祇遵前旨不必固辭

初四日安徽巡撫李成龍奏沈簡升逼姦謝氏不從致死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奉

上諭三法司核擬具奏謝氏之夫縱勒通姦氏守貞自矢終不爲強暴所汙旋即自盡可謂節烈婦人中之超衆者殊爲可嘉應加恩旌表以敦風化嗣後有如此等節烈之婦應作何加恩旌表之處著一併定議具奏

初九日

諭刑部朕每覽所奏罪犯案內多有僧人不法致干憲典者爲僧無清淨行行兇頑事則其非僧也必矣朕嘗覽釋教無不足爲治世理民之用而幻其身世遺

其榮利有戒定慧之學有貪嗔痴之戒爲說雖多總不出乎寡慾攝心戒惡行善四端爲大要也爲其徒者雖有爲禪爲律爲講爲持誦四種之不同然莫不以四端爲之本尚有數種名僧非僧者飲酒食肉專爲不法謂應赴謂馬流謂鑿頭謂挂搭謂闖棍謂江湖謂捏怪謂煉魔謂潑皮等僧名色皆敗壞僧教凡甘爲非法者皆屬此等輩也若是真僧必不犯法犯法必非真僧如前項諸名色之人若概以僧目之則苗莠弗辨而涇渭莫分矣朕非區區專爲僧人正其名色蓋核名實辨是非國家勸懲之法不可忽也爾部行文直省嗣後凡遇僧人犯法須按是何名色之僧人入案呈奏不得概稱僧人八字樣若是戒僧爲干犯法紀之事朕已有旨必嚴加治罪

初十日

諭大學士等怡親王恪恭盡職夙夜匪懈贊襄國政披露忠誠朕念茲勤勞特加封王一子爲郡王以昭酬庸之典迺王具疏懇辭及見朕時復再三陳奏情詞諄切出於至誠朕亦難強用是姑允其請以成謙讓之美

又宗人府吏部因修蓋官學遲延一案宗人府議將廉親王允禩罰俸三年吏部議將工部侍郎薩爾納等各降一級罰俸一年奉

上諭宗人府吏部所議之事俱屬未當吏部既稱工部司官不領銀兩以致遲悞復稱堂官給領又行耽延等語果係堂官已經給領堂官卽屬無罪凡事應審其輕重斟酌允協議處合宜朕或予寬宥伊等亦知感戴若罪不至此漫加過當之處分則朕雖加恩寬宥伊等亦祇謂原係無辜不應獲罪卽如廉親王從前所犯之罪較此更重者朕已俱行寬宥若於此案如此議處則伊必將謂從前所犯諸大罪俱屬此類矣此特係徇庇廉親王故貽朕以枉罰無辜之名以掩飾其從前諸大罪耳宗人府所議之本著暫收貯內閣衙門其吏部本著發回另行分別議奏俟議奏之日將宗人府此本一併進呈

又年羹堯奏都司張欽對敵傷指請令休致奉
上諭據年羹堯奏都司張欽與賊對敵右手受傷兩指殘缺艱於騎射應令休致等語張欽雖兩指殘缺未必不能辦事管兵遽令休致情屬可憫此中或有別故亦未可定著該部行文岳鍾琪查明具奏

又湖北巡撫納齊哈奏原任糧道郭維新應賠銀兩交該旗勒追奉

上諭郭維新因擅行改造糧船令伊賠還銀兩並非婪贓侵盜者可比著從寬免其追賠

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天人相感之理至微而實至顯凡人果實盡誠敬自能上格天心人君受

天眷命日鑒在茲其感通爲尤捷朕自臨御以來敬

天之心夙夜警惕凡水旱災祲皆

上天譴責朕躬特示警戒內省行事之過愆詳察政治之闕失務期黽勉以回

天意是上承

帝鑒有求輒應如今年三月十六日覽署山西巡撫伊都

立奏摺知平陽地方三春少雨朕懷甚爲憂慮祇告

神明齋心虔禱續據伊都立奏報於十八十九二十

等日得雨露足三月二十九日覽河南巡撫田文鏡

奏摺知開封一帶地方亢旱朕於四月初一日禱於

神明竭誠致敬刻不敢懈昨田文鏡奏報初三日開

封四境界得時雨可見天人感通之理捷於影響益

覺可畏可懼而不敢纖毫疎忽也但恐督撫大吏於

地方水旱之事不速行奏聞則朕無從省戒以挽

天心致使旱澇成災閭閻受困此則地方大吏隱蔽之咎

也嗣後督撫等於地方纔覺有水旱之事卽據實速

奏庶朕可及時修省祈求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

勤求民隱勿徒爲祝禱之虛文以飾愚氓之觀聽朕

此旨並非自謂精誠昭格欲以誇示於衆蓋實有見

於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呼吸可通有善天旣降福則

有過天亦必降罰惟有兢兢業業時存戒懼盡人事以仰邀

天鑒願日與諸臣交爲勉勗而已

十二日

諭盛京將軍滿漢大臣大凌河副都統多索立衆城守尉等邇來盛京諸事甚壞風俗日流日下朕前祭

陵時見盛京城內酒舖卽有千家平素但以演戲飲酒爲

事稍有能幹者俱於人參內謀利官員等亦不以公務爲事衙門內行走者甚少其聚會往來者不過彼此相請食祭肉嬉戲而已司官竟有終年不一至衙門者堂官亦置若罔聞再坐臺之人看守邊口俱係

關東人伊等雖有押送罪人之差而當兵者全無當兵之實爲官者亦無爲官之道朕深知此等陋習雖降諭旨數次竟不悛改因此將將軍大臣內不及者革退另簡爾等補授爾等雖係新任但能留心細訪卽便知之應將盛京陋習極力整飭令其悛改復還滿洲舊日儉樸風俗勤學騎射武藝若有惡亂之人卽加重處以儆其餘將軍大臣其欽遵朕旨與下屬官員同心協力各自黽勉力改從前陋習再盛京地方乃本朝創業之地關係甚重爾等將聚集惡亂之徒不時稽查應逐去者作速逐出境外大臣等若仍相推諉不實心効力朕訪聞治罪之時勿復怨悔

十六日奉

上諭朕向見工部所製器械類多粗率是以卽位之後特降諭旨此後細小工作該部卽行置辦若工作稍大及緊要物件俱應先行奏明造成之後奏請差人驗看前因製造兵丁帳房錯悞朕曾降諭旨今製辦阿爾泰兵丁軍器關係甚屬緊要朕意其必然盡心辦理昨製成奏請驗看朕著岑岱來保查閱據二人回奏刀刃無鋼盛有裂縫甲係市買粗鐵所造朕詰問廉親王伊卽具摺認罪情願賠補夫軍器所關至重朕旣屢降諭旨伊又奏請驗看而所製之物並不堅利若此其居心尚可問乎朕與廉親王允禩分屬君臣誼屬兄弟今觀允禩之於朕則情如水火勢如敵國朕嗣登大位念

皇考付託之重凡用人行政朝乾夕惕務求至當而廉親王允禩處心積慮必欲自居於是而以不是歸之於朕朕自反無愧何必與之較論但朕之是非有關皇考之得失所以不得不諄諄辯白也廉親王允禩果肯實心任事部務皆所優爲論其才具操守諸大臣無出其右者而其心術之陰險諸大臣亦無與之比者此惟

皇考與朕躬知之甚悉向因將允禩乳母之夫雅齊布置之於法一案

皇考殊批諭朕衆兄弟有朕與允禩父子之義已絕之旨後因允禩向朕再四哀懇云若將此

旨宣示則我實不可以爲人矣朕彼時因將此

旨封固交內閣收貯是朕之所以矜全允禩者如是允禩全不知感恩悔過專務沽取名譽邀結朕之臣下之心以固其黨與敗壞政事豈知朕之政事伊斷不能敗壞惟有邀名結黨伊自罹其罪耳當日允禩將近到京允禩奏云皇上如此加恩允禩必然悅服及允禩到京狂悖妄爲允禩又云此我未獲先寄書信於中途曉示之也觀此等言語則二人之相契可知何以允禩在京終日趨奉允禩允禩竟無一言勸其改過是誠何心設使當日允禩允禩俱留在京必致相濟爲惡欲如今日之安寧無事其可得乎允禩每有罪過朕於諸王大臣之前降旨訓誨視諸王大臣之意頗有以允禩爲屈抑者允禩罪案甚多朕俱曲加寬宥並未治罪有何屈抑之處爾工部官員等受

皇考數十年教養之恩當念君臣大義爲朕竭力盡心以圖報稱勿因允禩之甘言詭計爲其所惑允禩故爲小心謹畏於屬員則作喫啾體恤之狀其心實欲敗壞事務且知朕必能察出將衆人治罪以彰朕之苛刻俾衆人感伊而歸怨於朕其居心大抵如此爾諸王大臣盡能實知允禩之非則其黨與自然解散允

禩果能自知其非幡然改過盡爲弟爲臣之道則朕
既得其是允禩亦歸於是豈非朕之深願乎無如朕
心如此而允禩惟欲行其詐僞顯伊一己之是仍冀
遂其大志使衆人議朕之不是以見

皇考之付託於朕爲誤允禩雖具此深心大力但向旣遇
皇考睿照燭奸之

聖父今又遇朕才力能與相當之兄不能逞其伎倆益自
增其愧恨耳雖然過而能改則無過矣朕仍望其改
悔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前日李鍾焄奏稱翰林爲儲材重地

自康熙二十五年至康熙六十年會試七科不分省
分大小遠近每省俱有庶吉士查雍正元年癸卯科
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雍正二年甲辰科
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湖南廣西雲南貴
州進士俱無館選之人請廣儲才之路等語朕侍奉
皇考朝夕敬聆

庭訓從未諭及政務所以館選庶吉士之事朕實不知朕
卽位之後以培養人材最重翰林故加意詳慎隆科
多曾奏稱

聖祖時館選每省俱有庶吉士所以朕於雍正元年癸卯
科館選時試其文義觀其人品於僻遠省分之人亦

酌量選取又時諭教習之臣盡心訓迪迨後歷經簡
擇及考試文章其中惟江浙人文義實較各省爲優
因將各省人員分用於內外各衙門而江浙人留館
獨多雍正二年甲辰科館選亦詳加考試朕因以文
義優者選爲庶吉士於是山西河南等省進士遂多
不得與選蓋翰林職司文章若以文義不及者處之
則用違其才而其人或有他長反無以自見矣朕凡
於用人行政無不審慎籌畫務求當理而選擇翰林
更爲留意實欲使人人勿枉其材各效所長庶國家
得收器使之效豈計及於各省翰林之多寡有無也
今覽李鍾峩所奏是必外人有此議論故李鍾峩遂
以入告朕甚嘉之大凡國家政事朕有不及見聞者
若臣下不言朕何由而知朕正欲爾等盡心陳奏朕
因得以察其所奏之是否是則改而從之否則亦可
以朕意宣示爾等使天下之人曉然共白不致妄生
議論嗣後館選庶吉士或應考試文義選取或應每
省額選幾人或應分爲南北兩院向來教習止派滿
漢各一員今若按省分各選庶吉士或亦按省分各
設教習可乎至各省未得館選之進士中或有文義
可充翰林之選者爾等確有所知卽行舉出毋使人
有逸才之論爾大學士會同九卿詳議具奏

又

諭內務府今年京城附近地方雖雨水霑足然山東河南兩省尚未得雨進膳餽饈宜爲撤減著每日只用菜蔬二器餅餌二器滿菜二器用楹盛貯進御餘物一槩不用

十八日

諭戶部朕撫育蒸黎務期休養寬裕俾咸臻安阜故於各省雨暘節候時時咨訪體察無刻少釋於懷近聞河南山東春雨稍缺朕心深切軫念雍正元年七月曾降諭旨將河南省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分緩徵未完錢糧山東省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分帶徵未完錢糧俱著停徵一年雍正二年二月復

念二省去歲秋成雖稔百姓元氣方復舊欠新徵恐難兼顧又令該撫將實在民欠分作三年帶徵以紓民力今二省春雨未足民氣未能舒暢朕念本年正供方竭力輸將而分年舊欠復欲及時完納民力未免拮据用是再沛恩澤著將河南省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帶徵錢糧并雍正元年未完民欠俱從雍正二年起限寬作五年帶徵山東省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元年帶徵錢糧爲數更多著從雍正二年起限寬作八年帶徵爾部速行文該撫查明實在民欠數目按照年分以次帶徵俾閭閻納賦舒徐以副朕勤恤民隱至意倘有不肖有司不按年限預行徵

比者卽指名題叅從重治罪其已收在官者速飭起解毋令借端牽混以致侵蝕虧空爾部卽遵諭行

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等朕從前將御前侍衛揀發年羹堯處特欲其効力軍前遇有緊要事務備其驅策並非供伊之隨從也乃伊將朕揀發之侍衛不用於公務俱留伊左右使令帶至西安以侍衛擺對前引後隨又令侍衛爲伊墜鐙是誠何心况

聖祖

時富寧安傅爾丹處皆有揀發侍衛從未聞將軍等將侍衛作奴隸使令也督撫並無跪接大將軍之例

伊去年來京陛見又未帶有大將軍勅印而途中令

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等跪接是誠何心伊係征

勦青海將軍青海之叛逆王台吉等則可令其下跪至並無罪犯蒙古王等亦令下跪可乎况阿寶係札薩克郡王本朝之額駙亦竟令其下跪伊如此僭越無知是誠何心爾等行文年羹堯令其明白回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沈竹戴鐸乃朕藩邸舊人行止妄亂鑽營不法暗入黨與造捏無影之談煽惑衆聽累朕聲名怨望譏議非止一端朕隱忍多年及登大寶知此二人乃無父無君之輩寬其誅而棄之不用年羹堯奏請將沈竹帶往軍前効力戴鐸在

皇考時密奏年羹堯謀反之心在朕前亦曾奏其欲反朕
曾將此事向年羹堯言之年羹堯在朕前亦極言戴
鐸爲人之不堪及朕將戴鐸解退發與年羹堯軍前
効力年羹堯並不令其効力且與寬大房屋居住資
助盤費朕問年羹堯戴鐸在軍前用度出於何所年
羹堯奏云總督滿保曾與戴鐸銀三千兩今朕命戴
鐸來京臨行時年羹堯又向戴鐸云傅鼐奏稱滿保
給爾銀一千兩此戴鐸之口供也朕藩邸屬下人中
可用者惟年羹堯傅鼐二人論才情年羹堯勝於傅
鼐論忠厚年羹堯不及傅鼐伊二人素日不和朕所
悉知昨年羹堯過保定向李維鈞言皇上今用傅鼐
則耳目雜矣若人能雜朕之耳目則百爾臣工皆可
雜朕之耳目矣但人未必能耳年羹堯尚不能雜朕
之耳目傅鼐一人豈能雜朕之耳目乎今據戴鐸此
事年羹堯欲以傅鼐雜朕耳目之名歸之於朕乎是
何心也朕實不解爾等報復私怨忍不顧朕用人行
政之聲名耶不然年羹堯之爲此言者欲加朕以聽
信讒言之名而掩其悖謬負恩之過耶昭昭在上豈
可存此等念乎反覆欺詐之處著年羹堯明白回奏

又

諭議政王大臣年羹堯因

皇考大事來叩謁時曾奏貝勒延信向伊言貝子允禩在

保德州遇延信聞

皇考升遐並不悲痛向延信云如今我之兄爲皇帝指望我叩頭耶我回京不過一觀

梓宮得見

太后我之事卽畢矣延信回云汝所言如此是誠何言豈欲反耶再三勸導允禩方痛哭回意朕聞此奏頗訝之及見允禩到京舉動乖張行事悖謬朕在疑信之間去冬年羹堯來京陛見朕問及此事何以未見延信奏聞年羹堯對云皇上可問延信彼必實奏朕言伊若不承認如何年羹堯奏云此與臣面語之事何得不認朕因諭問延信延信奏稱並無此語及延信至西安朕又今年羹堯面訊之年羹堯回奏云今延信不肯應承臣亦無可如何等語此事著岳鍾琪石文焯二人面視延信年羹堯對質明白回奏

雍正三年五月

上諭十五道

初二日

諭大學士等查弼納保奏叅將遊擊六員摺子彙寫一
樣考語豈有六人盡係相同之理朕調取武職官員
輪流引見係國家用人要政朕將大臣等繕奏之語
悉皆躬自抄錄又將朕看閱之處亦逐一記於該員
名字之旁為將來用人之據且各省大臣之所保奏
亦得見其公私今查弼納怠忽至於如是伊從來未
嘗有此蓋因將伊姻戚蘇努治罪心懷怨望以致如
是耳著將此摺一併行文訊問查弼納

初四日

諭吏部月官條奏原欲觀其人之存心今漸有將地方關係事務條奏者伊等乃新進小臣恐或受人囑託或將條奏事件在外聲揚云我會於引見時條奏某事以沽虛名或刻入文集亦未可定如有此等漏洩情弊一經查出必治以重罪爾等卽明白傳諭嗣後月官考試履歷令其密封進呈

十四日

諭吏部前年羹堯奏稱陝西郃陽縣有鹽梟甚是兇惡必得用兵彈壓遂調集兵丁令河東運使金啟勳前往料理金啟勳不告知該處人民竟率兵驟至郃陽縣地方黑夜圍其堡子致無知男婦人等多驚惶無措有自縊投崖跳井而死者范時捷先經摺奏朕將范時捷原摺發與年羹堯令其明白回奏而年羹堯希圖朦混反奏稱並未傷損一人金啟勳料理此事甚屬妥協迨范時捷再行摺奏復今年羹堯查明今始將金啟勳領兵圍堡逼死人口名數奏聞金啟勳附今年羹堯生事擾民甚屬可惡著將金啟勳革職拏問并將范時捷年羹堯奏摺發與史貽直高其佩等查明嚴審定擬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朕軫念民生蠲租賜復不過行吾心之所安使斯

民共沾實惠並無一毫市恩之念欲以崇尚虛名也
前蠲免江南蘇松兩府浮糧彼處士民感激朕恩爲
朕祈福聞有誦經立碑蓋造龍亭聚會演戲者雖或
出於愛戴之誠然實非矢報君親之理朕所望於天
下者祇欲各安職業端本務實以生以養庶幾家給
人足共享昇平仰報我

皇考之付託耳以云祈報莫大於此至於誦經禮懺諸事
皆爲粉飾虛文卽謂頌禱致虔亦於朕躬毫無所益
且聚衆演戲蓋造碑亭非徒糜費金錢兼恐有不肖
官吏及里胥人等借名私派乾沒肥己貽累小民俱
未可定此等陋俗

聖祖仁皇帝久已洞悉屢曾降

諭旨禁止及朕臨御以來曉諭天下人民務本重農力行
節儉而聚衆演戲諸事更屬奢靡浪費蘇松士民習
於華侈今又爲此虛文以祈朕福甚非朕意朕實惡
之著該督撫嚴行禁飭其碑亭建造之處槩行停止
仍遍諭士民各歸本業以副朕懷嗣後仍有此等浮
華之舉朕必嚴懲以法

又奉

上諭制錢乃日用必需之物務使遠近流通始便民用
京師錢局每歲鼓鑄則制錢應日加增今雖不致缺
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銷燬官錢以

爲私鑄者且聞湖廣河南等省私鑄之風尤甚爲此特頒諭旨著直隸及各省督撫申飭該地方官密訪查拏嚴行禁止毋使奸徒漏網倘稽察少疎仍蹈前弊一經訪覺定將地方大小官吏分別治罪該督撫不可視爲具文當實力奉行嚴加禁緝其私鑄治罪之例當何如嚴定律條著三法司詳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等從前松江提督高其位署理江南總督印務時年羹堯奏

聖祖仁皇帝云高其位年老衰憊兩耳重聽貪位隱飾遺誤地方不應畀以重任是以

聖祖仁皇帝降旨罷其署理之職及朕卽位猶記年羹堯之言特召高其位來京陛見朕視其爲人老成忠厚善氣迎人雖已年老精力猶可任用適值年羹堯在京遂令伊詢問高其位觀汝筋力尚可爲朕効數年之力不得固辭目下現有鑾儀使一缺旗下都統一缺著高其位量其力之所能或願在京効力或願仍回松江提督之任令其自行陳奏比時高其位奏稱都統事務向來不甚熟練至於鑾儀衛又無可効力之處等語朕因其陳奏遂令仍回松江此乃出自朕加恩於老臣憐恤高其位之意並非年羹堯贊助之力揣年羹堯必隱其從前之叅劾反市德於高其位

而高其位不知亦以爲出於年羹堯贊助之力也去年高其位奏進松江漁船所獲玉寶朕賞以四團龍補服等物又適值年羹堯在京必又向高其位居功冀其感激聞年羹堯將蘇州一無賴小人王廷貴薦與高其位高其位不察其能否不驗其騎射卽授以把總未幾又特拔爲千總此事在向時外省督撫提鎮中皆所不免年羹堯尤視爲常事但高其位向被年羹堯所叅及朕加種種之恩皆特出朕意與年羹堯毫無干涉而年羹堯懷君恩以爲己功高其位遵私囑如奉公令卽此見年羹堯之巧詐營私隨處要結而內外臣工之爲所愚者不少矣朕特爲發年羹堯之奸巧非罪高其位也以上高節著高其位明白回奏其所薦王廷貴著高其位速遣來京朕親自閱看

又

諭內閣江南浙江海塘已差尙書朱軾會同江浙巡撫查勘估議具奏但沿海黎庶全賴堅築海塘捍禦潮汐得以保全生聚事關民瘼朕時刻在念若塘工遲誤則海濱之人未能安居樂業所派効力人員雖經赴工惟恐遷延時日驟難告竣亦未可定著巡撫張楷法海等星速遴委幹員動支司庫錢糧立限堅築剋期報完務使永保安瀾毋得因循延緩亦不得草

率塞責貽誤民生

又刑部等衙門議龐登雲打死林榮一案僉都御史吳隆元兩議具奏奉

上諭龐登雲打死林榮一案吳隆元另議情由毫無合理之處卽如律載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眾中途打奪殺人及聚至十人爲首者斬監候等語是中途打奪殺人者卽應擬斬若聚至十人卽不殺人亦擬斬律載甚明今此案龐登雲明係中途打奪殺人何得稱爲所糾之眾止有三人與聚至十人有間遽以應照鬪毆殺論兩議具奏今詰問吳隆元兩議情由曾否與法司大臣商酌初則奏稱曾說與刑部書吏後又奏稱兩議之處曾向尙書塞爾圖言之在朕前奏對之語自相悖謬况吳隆元身爲僉都與各道御史不同卽所見甚確亦當與法司諸大臣虛衷推詳以期平允今所議旣與律例不符又於情理乖謬徒自貽恥安能顯其所長且吳隆元平日稱隆科多爲柱石大臣又將年羹堯所薦落卷故意在年羹堯之前極力贊賞看其行止不過趨承附勢希圖倣倖殊不知生殺之權操之自朕伊所逢迎之人何能保全伊之身名似此假作剛方之態陰爲奸險之謀朕豈肯姑容著隆科多查審具奏

十七日

諭大學士等從前年羹堯所奏事件朕所降諭旨並批諭旨甚多有交部者亦有未曾交部者其前後所奏事件每有互相舛謬之處爾等行文年羹堯著將諾穆渾等帶往杭州一切年羹堯所奏事件奉朕所降諭旨並批諭旨俱著察明具奏俟察明具奏時將伊等如何措置之處著年羹堯具奏請旨至去冬年羹堯奏請帶往補用人員內惟侍衛渣爾護係奉旨發去之員其餘有請託年羹堯帶往者有年羹堯自欲帶往者此內亦有將督撫大臣官員子弟帶往者亦有欲作質當帶往者是以有感激年羹堯之人亦有怨恨年羹堯之人著伊等各將帶往緣由請託情節并年羹堯所行事蹟聲明繕寫摺子俱交與岳鍾琪轉奏倘有不能聲明情由者俱著仍隨年羹堯前赴杭州學習高其倬之弟高其倬著令回京至於前歲朕揀選發與年羹堯之侍衛俱係

皇考時所用朕左右隨侍之人特欲伊等効力軍前黽勉勤勞並非令爲年羹堯廝役而供其驅使也伊等至彼貪其資財爲年羹堯前引後隨且爲墜鐙竟似奴僕聽命而行伊等既甘卑賤如此卽令跟隨年羹堯前往杭州至杭州時將伊等如何措置之處著年羹堯具奏請旨

又

諭戶部去歲江浙海潮冲溢沿海場竈淹沒之處甚多
兩淮鹽政所屬地方經噶爾泰奏聞朕卽發帑賑恤
并將雍正元年二年竈戶未完折價銀四萬餘兩悉
行蠲免其兩浙鹽政所屬地方該巡鹽並未將被災
之處題報今謝賜履摺奏去秋海濤飄決情形兩浙
與兩淮無異朕一視同仁務使率土均霑膏澤著將
華亭婁縣上海海寧餘姚蕭山慈谿等縣雍正元年
二年未完場課銀兩悉行蠲免該鹽政通行曉諭俾
各場丁戶人人得霑實惠將已未完場課數目確查
報部倘有不肖有司將已完作欠或借端朦混私行
重徵者卽指名題叅若通同隱匿後經察出將該鹽
政一併從重治罪該地方督撫仍嚴加稽察毋使吏
胥中飽以副朕勤恤窮丁普濟同仁之至意爾部卽
遵諭行

十八日

諭大學士等山東曹州知州朱惟鈞居官聲名甚劣毫
無愛民之心火耗竟加至二五如此劣員何以尚留
任所並未題叅著陳世倌明白回奏

二十日

諭大學士等頃將年羹堯解退大將軍總督職任補授
杭州將軍陝西通省滿漢兵民羣稱得命復見天日
靡不懽忻相慶乃聞年羹堯繫戀總督職任又設法

揚言將行李發往巧圖仍留原任自負爲良臣欲加朕以遺棄功臣之名眩惑營求彼處兵民人等年羹堯旣負朕恩辱朕顏面致衆共憎惡若此尚復繫戀營求誠爲不識羞恥者間有愚人或貪圖年羹堯財物或仍畏年羹堯威勢代爲具呈朕必照逆黨例從重治罪斷不寬宥年羹堯應交岳鍾琪事件著作速交代急赴杭州任所將此行文岳鍾琪及該撫等令其知悉

二十五日

諭禮部前博爾多來京陛見奏稱僧人弘素處有朕昔年賞賜金剛經一部上有朕所製序文今欲刊刻流傳朕細思向來竝無此事因命博爾多將此經取來閱看昨日齋到文與字俱非朕筆且將朕名皆書寫錯誤甚不可解聞弘素已經身故其同寺僧人必有知其由來者著卽行文問明具奏不必嚴拏拘禁前令各處呈繳御筆伊等旣將此序認爲御筆何以不行呈繳若以爲非御筆何以不行詳察亦著問明朕在藩邸時因府第與栢林寺相近閒暇之時間與僧人談論內典並非以僧人爲可信用也況今臨御天下豈有密用僧人贊助之理近日直隸宣化府江南蘇州府等處竟有僧人假稱朕旨在彼招搖生事者已經發覺懲治此等小人行爲皆於朕之聲名大有

關係爾部不可不嚴行禁飭若再有此等著該地方官訪拏叅奏毋得疎縱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今限期已滿尚有未繳者所繳之內亦有假筆混雜者朕俱從寬不行深究今又有金剛經序文之事爾部可嚴行各省以文到之日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倘再有隱漏定行治罪

二十六日奉

上諭盛京習氣甚屬不堪俱因蘇努爲將軍八年俯徇無知小人之心沽取虛名私恩小惠逞其機詐惟利是圖毫無裨益地方軍民之處敗壞盛京風俗卽將蘇努粉身碎骨不足以盡其辜非有爲國家實心効力之大臣盡心竭誠大加整理不能挽回風俗著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帶伊原品級往盛京署禮部侍郎兼理府尹事務

二十八日吏部兵部議將妄行叅奏金南瑛之將軍年羹堯革職奉

上諭此係年羹堯總督任內之事並非將軍任內之事乃吏部應議者與兵部無涉若果以將軍係兵部職掌卽應請旨交與兵部而吏部不必會議今並未請旨含糊專擅會同兵部議革年羹堯將軍之職具奏特預先立意徇庇年羹堯耳如此巧爲殊屬不合隆科多等著交與都察院嚴察議奏將本發回仍令

吏部議奏

雍正三年六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一日

諭內閣昔

聖祖仁皇帝明日達聰無微不照而關係國計民生之事尤殷採訪屢降

諭旨令內外臣工各抒所見不時條奏無非欲洞悉下情與利剔弊以期治臻上理也在廷諸臣不能仰體聖懷往往挾私自利未見有剴切敷陳裨益政事者如科道等官之章奏或請開例捐納或請開設礦廠或請節省錢糧種種假公濟私之處不可枚舉皆在

聖祖仁皇帝洞鑒之中故近年來條奏之事

聖心裁擇其可行者見之施行其不可行者槩置勿用而言官之不得遂其私者反有

聖祖仁皇帝不甚納諫之妄議此等小人情狀朕在藩邸知之甚悉疾之甚深故臨御以來諄諄告誡期其各矢公忠直陳無隱夫條奏者原欲上以匡君下以澤民非爲臣子沽名之具也朕原有旨卽密奏中朕不行者若有真知灼見力懇施行仍准其露章陳奏非必止於密奏也因念諸臣之欲進言者或有所顧忌或有恐招怨尤或有牽制之情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故令各人密封進呈其中言有可採招怨結冤者朕

將摺內職名裁去發出或令諸臣會議或卽見諸施行而外間不知何人所奏其所以如此者無非欲使人盡其所言無所瞻顧迴避而朕得收聽言之實效於治理大有裨益之意也乃有詐僞之人見其所奏旣行而誇耀於人者亦有因裁去銜名無可稽考竟將他人陳奏之事而據爲己有者亦有謂出之自朕託言諸臣而實非諸臣之條奏者種種浮言深可痛恨現今已發之條奏正多諸臣不妨自己直認某事係我所奏倘目今不肯明言日後私相誇耀或攘人之名以爲己有或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朕則不能聽其肆行巧詐而置之不問也又常見人文集中有擬

稿未上之奏疏夫既有此疏何以未上既云未上何故存稿此乃欺罔之徒內懷詐僞外託忠誠遇事不敢直言故飾虛詞傳播人口以欺世盜名無耻之甚且更有以特恩施行之事而冒為已功者如蠲免蘇松浮糧一事係戶部所奏恩自朕出並無一員條陳近聞有人自稱為彼之密奏者人而無恥至於此極即原在大學士王揆先每向人言曾在

聖祖仁皇帝前摺奏此浮糧之事未蒙允行昔

聖祖仁皇帝時諸臣密奏之摺皆在宮中朕一一查閱並無此條陳王揆受

聖祖仁皇帝恩遇數十年官至台輔而於此事欲自沽美名遂捏造此語以不美之名歸之

聖祖其負恩悖義存心狡詐一至於此王揆之子王奕清發往軍前不思効力乃多方諂媚年羹堯懇其在朕前奏令回京朕察其徇不允所請伊次子王奕鴻原係情願赴軍前効力者亦賄囑年羹堯奏請懇以道員補用朕亦未允王揆有何所見朕於年羹堯惟言是聽而為此姦巧之舉也昔日

聖祖仁皇帝深知王揆之罪念係大臣曲加寬宥王揆乃不知感恩悛過而如此行爲尚得謂無玷爲臣子之分誼乎王奕鴻父子藐視朕躬鑽營年羹堯甚屬可惡著將王奕鴻發往軍前與王奕清一處効力朕念

爲政之道首在得人故自卽位以來於文武大小臣工皆留意簡選而於伊等陛見之日必召入面詢親加訓誨欲其潔已奉公勤修職業謹守法度愛養兵民往往丁寧誥誠至再至三無非論及內外事務及勉勵官方之語而諸臣出外每每任意增減多方粉飾以誇示於衆竟有與原降論旨甚不相符者此皆大有關係著凡文武官員曾經面奉論旨除不能記載者俱將訓旨一一詳細將年月日一同繕寫進呈內外文武大臣著自行封進其不應摺奏之員著封固交與該上司轉奏自今以後凡面奉論旨者亦俱著繕寫進呈若不繕寫進呈但私相傳播及私自記載者卽係假捏旨意定當從重治罪

初二日奉

上諭原任工部製造庫司庫吳達壽補授戶部司庫朕令詢問廉親王允禩吳達壽居官操守如何允禩理應訪問明白回奏乃只以不曾趕上一語推諉及再令訪問吳達壽原任內操守如何及戶部司庫之缺應用伊否允禩又只將問過郝林幾句浮泛之詞搪塞仍不據實回奏其意以爲若不保恐吳達壽銜怨若保又恐干連自己如此小事尚懷兩端可見其姦僞之心始終不改矣且無論君臣大義卽兄弟之間受託訪問一事亦當盡心爲之假若允禩交託之事

允禩肯如此推諉耶今朕當面詢問尚不肯說著九卿會同宗人府將吳達壽可用不可用之處詢問允禩務令說出

又

諭兵部陝西四川雲南進藏官兵朕從前俱已加恩議叙其康熙五十九年得藏之後四川雲南兩省官兵駐防藏內及察木多各處地方者久著勤勞甚屬可嘉至今尚未議叙爾部行文岳鍾琪高其倬各將駐防官兵查明報部交與議政處卽行議叙

初四日

諭大學士等本朝各省土司俱畏威懷德甚爲恭順間有一二梗化者皆由地方文武大吏調劑失宜之故今春年羹堯奏稱四川雜谷及大小金川等土司頗有不法情狀朕卽知此必年羹堯希冀其多事欲借此名色得以久操大將軍之權固留川陝總督之任耳年羹堯若不速離川陝則川陝必至多事是以決意將年羹堯調往杭州未幾南坪壩之事果已安帖茲據岳鍾琪所奏雜谷金川沃日等土司又已悅服彼此和輯矣此諸土司向日皆因年羹堯辦理不公以致互相讐殺今岳鍾琪遵朕諭旨辦理有方寧番息事殊屬可嘉著交與該部議叙其條奏土司襲職之處著內閣九卿會議具奏

初六日

諭內閣署總督岳鍾琪總督高其倬楊宗仁孔毓珣河道總督齊蘇勒提督吳陞魏經國在

聖祖仁皇帝時服官有年勤勞素著自朕卽位以來又能潔已奉公深知大義不附邪黨不事鑽營居官行已俱屬可嘉應沛殊恩以風有位岳鍾琪高其倬楊宗仁吳陞魏經國著加太子少傅銜孔毓珣齊蘇勒著加兵部尚書銜以示朕嘉獎優眷之至意

初七日奉

上諭目今天氣炎熱紫禁城內凡該班處之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護軍叅領侍衛班領侍衛以至護軍校等有年逾六十五歲者俱著停其直宿之班伊等所該之班今年少年人代爲直宿有應行奏請派出者卽著奏請派出紫禁城內凡守門看堆子之護軍等有年逾六十歲者亦著停其直宿之班伊等之班今年少護軍等代爲直宿俟過三伏至秋涼時再令各赴該直宿之班天氣炎熱早晨大臣等奏事出入之際看門之護軍等令其照常穿衣至午後脫袍繫帶稍爲納涼亦可

又

諭大學士九卿等年羹堯如許大罪顯露而伊子年富年興等尚毫無畏懼之形若伊父果有寬抑之處應

分晰代奏若無冤抑之處則應竭誠効力以贖伊父之罪乃竝不如此行事但隨處爲伊父探聽音信憤怨之情見於顏色年富年與原甚不堪俱著革職交與伊祖年遐齡供伊侍奉倘仍不悛改定行正法再隆科多之子玉柱行止甚劣亦與年富年與相同玉柱著革職交與伊父隆科多

又

論吏部等衙門年羹堯在任種種僭妄曾經降旨詢問今據年羹堯奏稱伊爲大將軍所行之事俱循照俗例而行等語昔年用兵有諸王掌大將軍印者有大臣掌大將軍印者惟允颺妄自尊大種種不法我朝大將軍如此行事者從未之聞也年羹堯不但踵而行之且殺戮過焉今乃云循照俗例夫允颺所行悉僭妄非制豈可云例假若云例則係國家大將軍之定制豈可云俗此語狂悖已極在年羹堯職分卽當年諸王掌大將軍所行之例伊尚且不應比擬而乃效法允颺狂妄不法之舉是誠何心著年羹堯明白回奏又據年羹堯奏稱戴鐸將主子在藩邸時所批摺子一扣面與臣看臣恐其在外招搖生事所以敬收臣處今附摺恭繳等語戴鐸昔年曾具稟摺語甚妄亂朕彼時手批切責之朕昔日之居心守正安分卽此所批數語可見今將戴鐸原摺及朕手批發與

九卿公同閱看不知此所批之語有何可招搖之處而年羹堯奏摺中故意隱約其辭以啟天下之疑不知何心朕藩邸門下之人向者惟年羹堯與戴鐸二人肆無忌憚曾在朕前敢作不法之語昔日年羹堯啟摺中有云今日之不負

皇上卽他日之不負王爺之語彼時朕手批切責有云爾此語真亂臣賊子之言觀今日之負我知他日必負皇父之論朕欲將其啟摺參奏於

皇考之前因伊再三懇求而止伊父年遐齡可憑著年羹堯將伊啟與朕當日之批諭繳上恐存伊處招搖朕當日不卽參奏此二人者因思二人居心陰險叵測

各處結黨狂妄悖逆且年羹堯又係明珠之孫婿或欲希此發露以誣陷朕朕豈肯墮其術中耶況沽名邀譽之事又朕所不爲是以切責批發直書朕之衷曲卽付本人收存以爲憑據朕深知戴鐸行止妄亂罪實當誅而近日不將戴鐸置之於死者實恐年羹堯等奸邪小人加朕以殺戴鐸滅口之名也著問年羹堯朕昔所批伊之啟及朕所行之事所論之言或戴鐸向伊曾如何說朕果有一言一字不可以對今日之臣庶者乎俱著年羹堯據實具奏庶使天下人共見之又據年羹堯奏稱既不敢久居陝省亦不敢遽赴浙江今於儀徵縣水陸交通之地靜候綸音等

語朕前降諭旨令速赴杭州新任今逗留中途曠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心亦著明白回奏其回奏摺內凡支吾掩飾及未經回奏之處俱著年羹堯一一分晰明白回奏至九卿等所議革去一切職銜追回恩賜等物鎖鞏來京嚴審正法之處俟年羹堯回奏到日再行請旨其年羹堯所繳戴鐸之摺仍發還與年羹堯去

又吏部將妄叅金南瑛等員之原任川陝總督年羹堯議罪具奏奉

上諭所議甚屬悖謬年羹堯所犯之罪甚多雖卽行正法亦不足蔽其辜並不在此一事朕交此事卽當就此事定議乃任意妄議處分過當又議將朕所賞之物盡行收回是比照何例耶前議旣屬徇庇今議復爾過當料想他人斷不敢如此定議此乃隆科多有意擾亂之故隆科多著交與都察院嚴加議處此本仍擲還吏部另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保題陳琦等補授主簿等缺吏部議駁具奏奉

上諭部議陳琦等五員或冊內無名或與冊互異與例不符應無庸議等語如冊內無名與冊內互異理應行文該督詳查果有情弊卽應議處豈可如此朦混議結乎所議朕全不解將本發回再議具奏

又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時值盛暑爾等同兵部尚書孫柱都統范時捷於明日會同三法司除欽交人犯及斬犯絞犯外凡現審人犯內有應釋放者卽行釋放著刑部繕本具奏其部議枷號送門之人亦著取保釋放俟處暑後補行枷號

初九日

諭大學士等各直省督撫提鎮舊例俱有頒發王命旗牌所以重節鎮之權崇天室之威也但傳守既久或遇地方卑濕蟲蛀漆剝或因歷歲滋多形製毀敝而該督撫提鎮等以旗牌損壞例當叅處但藏之神笥不敢修整甚有預防損壞將所頒旗牌收貯照樣另造者尤爲不可嗣後各督撫提鎮所頒王命旗牌務須加謹收護勿致損傷亦不得另造其有地方卑濕歷歲滋多不免蟲蛀漆剝形製毀敝者從寬免其處分聽其一面照式整修一面咨照該部

十一日奉

上諭隨年羹堯往陝西之二等侍衛施景範畢映三等侍衛楊恒甯弘道周儀藍翎陳光祖六十五候補知縣陸綱候補同知關聯璧九人俱著回京主事丁松三等侍衛袁士弼編修汪受祺胡彥穎金以成檢討竇啟瑛揀選知縣戴維賢馬世輝候補知縣王倓佟

世祚朱廷晟揀選知州汪元祐候補知府高璣許登瀛十四人俱著隨年羹堯前往杭州此十四人與從前隨去之人并岳鍾琪現今差送之唐光稷等七人俱交與浙江地方官不時查察倘有絲毫多事之處該撫卽指名題叅此內汪受祺奏稱父母年近八旬現居京師伊父雙目久已失明伊母兩足不能行動等語汪受祺既有此情節從前年羹堯帶往時何不據實告辭直至今日始將此情懇求又不將年羹堯所行之事叅奏明係袒護年羹堯著行文浙江巡撫問明汪受祺具奏

十四日兵部議准直隸總督李維鈞奏請大城營守備員缺將藍翎侍衛張大烈補授奉

上諭各省所發藍翎侍衛皆係藍翎侍衛中之平常者故命於外省補用此等應於不緊要之缺題補至分與各省年滿千總皆選騎射嫻熟者命往令其題補並非命往令其學習也若果騎射較前生疎該督理應題叅李維鈞從前並未將許印等叅奏今遇缺出始稱此二人騎射尚未嫻熟反將藍翎侍衛張大烈題補此內必有情由許印苗世忠著調來引見

又

諭兵部從前功加人員雖指有應補之缺因人多缺少至老不得錄用又無俸祿錢糧以致衣食匱乏情甚

可憫又因不給俸祿錢糧無從稽其真假卽頂替之弊所由生也現在此等功加人員應作何錄用不致壅阻作何給與俸祿錢糧留營差操以杜頂替之弊著九卿詳加確議具奏

又山東巡撫陳世倌保題棠邑縣知縣何多學等請補武定州知州等缺奉

上諭朕從前曾諭各省文武大吏令具密摺薦舉賢員陳世倌曾遵旨密薦知縣二員昨又具密摺奏稱現有直隸州缺臣從前密薦之員不敢再行保題今此本內又另題何多學等朕從前並無密薦人員不許明題之旨況從前旣可膺密薦今遇缺自應保題若云曾經密薦遇缺不行保題是密薦反阻賢員上進之路甚屬非理陳世倌所辦事件每每悖謬朕殊不解將原本發回著另行具奏陳世倌從前密薦之人不行保題之故亦著聲明具奏

又奉

上諭大臣妻病故雖無賜卹之例但大學士富寧安在軍前効力年久今伊妻病故著派出內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奠茶賜內庫銀五千兩著大學士嵩祝侍郎常壽監看辦理出殯時鑲藍旗文武大臣官員俱著往送交與該部致祭一次

十七日

諭大學士等朕卽位卽聞葛繼孔行止不端但未見其
人是以會降旨密問江南總督查弼納據查弼納奏
稱葛繼孔辦事勤慎其才尚可用又問何天培亦云
其人無甚大不好處尚知敬畏從事朕又細察二人
皆爲其所愚故解其臬司之任調爲內閣侍讀學士
此朕欲親加試看之意也後見年羹堯奏之摺遂
將葛繼孔改授鴻臚寺少卿乃葛繼孔於年羹堯來
京時又私往納賄請託及朕降旨詰問始一一供出
云向原認識年羹堯去冬年羹堯入京向臣攜手叙
舊云爾是辨識古玩之人今番從江南來應送我幾
件古玩且來見我臣因將銅器磁器書畫共十二件
差家人送去羹堯隨約臣往見又云我久知你才情
肆應今後自當留心照看但還要送我幾件古玩臣
又將玉器字畫共五件差人送去前後俱交羹堯家
人魏之耀收受等語葛繼孔人品不堪夤緣年羹堯
至今尙各處鑽營殊屬可惡著革職發與李成龍開
濬安慶府河道工程効力若少推諉必治以重罪至
年羹堯始以正人自居叅劾葛繼孔爲匪人繼又與
之殷勤親密索取古玩許爲留心照看著行文年羹
堯伊白已係正人之流與抑匪人之流與葛繼孔之
古玩果正人所當索取與且如何照看如何留心之
處著一一明白回奏年羹堯原叅葛繼孔摺底一併

抄發又年羹堯摺內稱陳瓚乃伊所薦因伊奏薦葛繼孔一事與陳瓚遂絕往來等語陳瓚之清操乃

聖祖所久知亦舉朝所共曉昔曾爲四川學道與年羹堯同城而居無交辦之事是以不疾之已甚耳後絕往來定係陳瓚絕年羹堯非年羹堯絕陳瓚也年羹堯欲借曾薦陳瓚以沽名真無恥之極此事亦不可不辨

十九日吏部奏益都縣知縣孫廷翰等改補教職奉

上諭依議教官有訓督生員之責若其人過於衰老亦不可補授著行文各省督撫有不勝知縣之任改補教職人員務必驗看尚可補用教職者題請改補其衰老已甚者著以原品休致

又

諭吏部朕從前恐天下督撫叅劾屬員或有不公致受屈抑曾降諭旨令歷年廢官具呈都察院查核題明引見當經補用數員今見年羹堯題叅金南瑛等數人皆屬誣枉又如滿保之叅汀州府知府何國棟有意揣摩迎合朕深鄙其爲人已經降旨令湖州府知府曹掄彬會有人在朕前叅奏伊於門生吳襄蔡嵩差往督學時有所需索朕降旨問石文焯如此之人豈能爲清白吏石文焯奏稱曹掄彬居官尚屬謹慎

後石文焯離任將諭旨移交法海法海未悉情由將曹掄彬題叅并將接受諭旨之處具摺聲明但因委令親審屬縣人命曹掄彬以鹽案限期將屆不能兼審命案而法海竟以抗違玩視人命題請革職情罪未協曹掄彬著暫留浙省俟法海來京問明再降諭旨朕爲天下臣民之主一夫不獲尚屢朕懷豈可令郡縣司牧枉受冤抑乎朕屢降諭旨令督撫務宜秉公體恤屬員今金南瑛等案旣經發覺恐此外尚有冤抑之員嗣後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有實在冤抑被叅降革者仍令赴都察院具呈確查原叅緣由核實具奏其並無冤抑係已身實有罪愆人品不端才力不及之人混行具呈者亦必重治其罪

二十日

諭大學士等天庾積粟漕運最爲緊要而通商裕國關稅亦應留心朕上年因恐糧船遲滯曾有旨船至大江不可攔阻搜查致生事端有誤漕運今聞各糧船有於兌糧起運之後卽多包攬貨物及回空時又多夾帶私鹽此皆由經過馬頭處所停留裝卸而地方官不行嚴查之故也夫窮丁裝帶些微貨物情尚可恕至私鹽乃大干法紀之事况斷無沿途零買零賣之理必有一定地方其裝卸亦必非俄頃可辦必須二三日工夫若該地方官果實力稽查自然弊絕其

如何稽查如何勸懲必使裕課通漕兩得其宜並行不悖著總漕張大有安徽巡撫李成龍會同虛公詳議具奏又聞糧船中有帶火炮鳥鎗火藥者伊等皆係合幫結隊而行不畏盜賊火炮鳥鎗安所用之著通行嚴禁該管地方官弁若虛應故事陽奉陰違一經察出決不輕貸

又

諭內閣直隸大名府屬之滑縣濬縣內黃縣爲河南漕運所經地雖接壤而屬則隔省聞多有呼應不靈之處以致河南糧艘年年遲誤糧運乃河南專責且大名府所屬計一州十縣彰德府所屬只一州六縣衛輝府所屬只六縣若以滑濬內黃三縣分隸彰德衛輝則多寡旣均而於運道得專責成亦有裨益著九卿速議具奏

二十一日

諭大學士等據候選知府高大魁奏稱年羹堯從西安起程赴任杭州時一車兩馬僕從數人布幃轎車等語年羹堯平日狂妄僭越貪污狼籍之處不可枚舉今以總督陞授將軍有何屈抑而爲此困苦怨望之狀其意不過欲使人見之謂朕挫抑清介効力之臣令不美之名歸之於朕耳掩其贓污以示廉潔此等狡詐將欲誰欺聞其將所有貨財產業分散各處藏

匿寄頓直隸四川江南尤多著直省督撫提鎮通行各該地方文武官員備悉嚴查今藏匿寄頓之家速行出首免其治罪倘有絲毫隱漏一經發覺將藏匿寄頓之人照逆黨例立即正法其不行查出之督撫該管官員一併從重治罪高大魁著回京其奏摺著年羹堯明白回奏

又

諭大學士等滇黔西粵俱苗彝雜處之區聞黔之安籠滇之廣羅廣南粵西之泗城鎮安安隆上林等協營爲三省交界之處層巒疊嶂苗彝巢穴其間每與鄰省小嫌輒相讐殺本地捕緝則竄往鄰省以致案牘

難結必得大員統轄始於撫循巡緝有濟查貴州之安籠鎮本爲控馭苗蠻而設其駐劄之地與廣西雲南所屬地方均爲接壤若將廣西雲南接壤之土司與改流地方各協營汎悉受安籠鎮節制而該鎮亦受三省督提節制其將弁之舉劾兵丁之汰補糧餉之銷算仍照各本省舊制惟於苗蠻讐殺劫擄諸事悉令安籠鎮總兵就近調度庶緝苗有專責而地方得以寧靜朕所聞如此未知果否有益邊疆著雲貴總督高其倬廣西巡撫李紱著貴州巡撫石禮哈廣西提督韓良輔悉心商酌各出所見詳議具奏

二十三日

諭大學士等前據年羹堯摺奏鎮海堡城外之戰我兵已將賊人殺敗城內都統五哥帶領滿兵及察哈兒兵開城西門前後亂跑尾追賊後搶掠物件以致賊人折回斫傷西安驍騎校一員滿兵一名察哈兒兵二名五哥首先敗回又復衝礮綠旗隊伍致鎮海營千總與兵卒帶傷者十有餘人其餘行事昏憤不知羞恥席倫圖輕浮妄言狂叫無禮皆軍事所最忌者臣是以卽行撤回等語朕比時卽批示令其具本參奏隨據年羹堯奏稱都統五哥席倫圖本應參劾然臣之受恩威權太重若再參兩都統於臣不利伏乞暫賜優容置之閑散之地等語朕是以將五哥席倫圖調回令其別處効力今據護軍參領常明奏稱羅卜藏丹津侵犯康城邊界時年羹堯令臣到鎮海堡送信與都統五哥五哥隨帶西安滿兵一百名察哈兒兵三百八十名入守鎮海堡凡四晝夜至第五日今陞總兵之宋可進帶西寧綠旗兵一千五百名來赴臣與都統五哥參將張家翰同率在城滿洲蒙古綠旗兵丁六百餘名出西門向城下排列與賊戰賊卽奔敗因深入賊壘交戰西安正藍旗驍騎校署參領四哥鑲藍旗披甲達三保陣亡正黃旗領催署驍騎吳泰等五六人俱數處重傷察哈兒兵亦有陣亡及受傷者此皆世受國恩遇敵感憤報効死傷之人

臣不敢隱匿謹此奏聞等語常明身在軍前所奏如此與年羹堯從前所奏迥異且年羹堯既稱五哥首先敗回種種失律之處彼時又不叅劾及朕降旨令其叅奏又云臣威權太重不便又叅兩都統夫行軍之道只論功罪之當否豈可意爲輕重且以年羹堯之擅作威福所叅者豈止兩都統而至此忽又懼威權太重於身不利求朕委曲從寬耶今觀常明所奏當日在事官兵奮力殺賊有受重傷者有陣亡者此等深屬可憫五哥等既無失律之罪則効力之官兵等應加優卹此案功罪不便含糊歸結著年羹堯明白回奏

二十四日

諭吏部外任官員迴避本族例俱赴京另補朕思督撫兩司及統轄全省之道員其本族之人迴避者自應赴京另補若分巡數府之道員及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等官所管止於一府一州鄰府鄰州非其所轄其屬員職分卑微若必一例赴京另補未免往返稽延艱難拮据深可軫念嗣後遇此等應行迴避之員著該督撫卽於本省內調補如此則屬員既遵本族迴避之例而又無另補守候之苦於公私均爲有益爾部卽遵諭行

又禮部等衙門請動用工部銀兩修理密親王墳

院奉

上諭據奏由工部給銀雖係定例但密親王子年幼諸事未諳或恐不敷所用著蕭永藻盧詢范時繹照裕親王山園式樣公同料估委賢能官員動工部帑銀伊等監察修造

二十六日奉

上諭岳鍾琪所叅臨洮知府白訥涼州同知張梅皆係年羹堯信用爪牙招權納賄兵民共憤此二人俱著革職照岳鍾琪所請發西寧修大通城効力其任所資財令該督查明造冊看守其本籍所有財產亦著落各該旗該撫卽行查明看守勿致疎漏此二人之

罪今尚未至抄沒若果實在効力則已如不實在効力再從重治罪

又奉

上諭今年雨大屋漏墻欹者多朕軫念披甲人等家貧不能修理特加恩賜務使人人得所著動戶部庫銀九萬兩賞給八旗每旗一萬兩上三旗內府佐領一萬兩令得修理房屋著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內務府總管將作何分別賞給之處會議請旨

二十七日吏部等衙門議覆外省調補革職等官勒限歸旗奉

上諭此內議稱應令歸旗人員僻路無驛站之處限每日行七十里等語一日行七十里未免緊迫著改爲五十里餘依議

三十日兵部將失察臺灣換班兵丁船內偷帶無照民人之守備邱延祚等議處具奏奉

上諭此事朕曾特降諭旨嚴行禁止此案於失察官員議處太輕再查出拏送之官亦應議敘將本發回著再議具奏嗣後如有將無照民人夾帶船內偷渡者發覺之口朕必將該總督提督一併治罪

